

HONGYI

弘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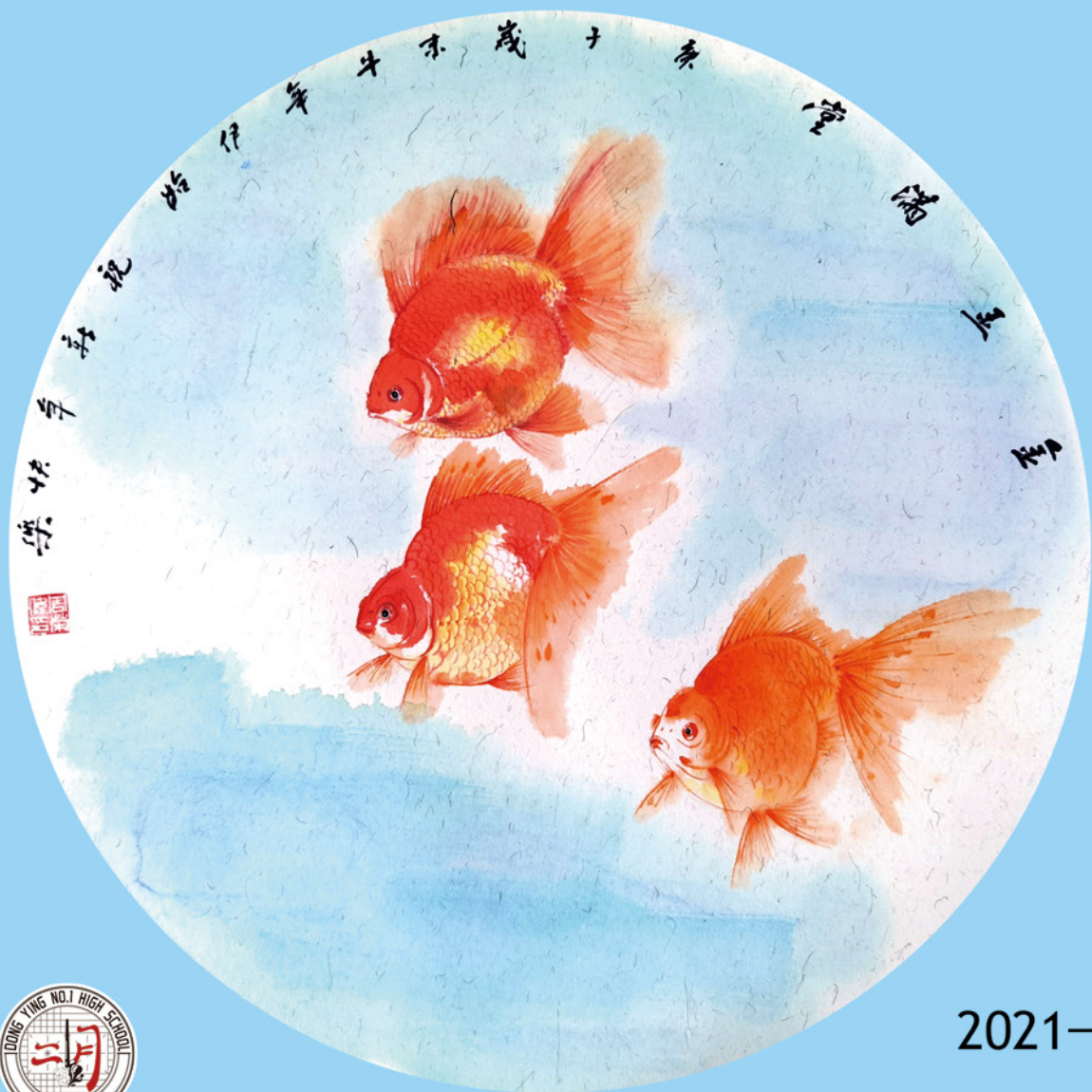
总第166期

校园

青春

文学

主办 东营市一中二月文学社



2021-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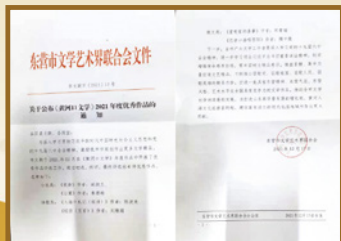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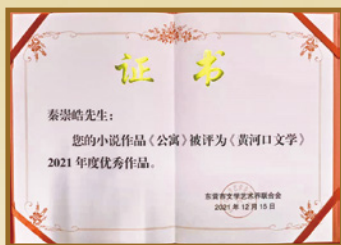
秦崇皓获《黄河口文学》 2021年度优秀作者奖

12月15日，在2021年市文联签约作家年度总结暨《黄河口文学》优秀作者座谈会上，我校2020级28班学生、二月文学社副社长秦崇皓获《黄河口文学》2021年度优秀作者奖。这是唯一一位在校高中生获此奖项。

会上公布了《黄河口文学》2021年度优秀作品名单，前期共评出2021年度优秀作品6篇。秦崇皓同学一篇一万五千余字的小说《公寓》被评为《黄河口文学》2021年度优秀作品，并作为优秀作者代表发言。

《黄河口文学》是东营市唯一的市级纯文学刊物，季刊，东营市文联主办。2016年3月，市文联、市一中联合创立“作家进校园”社会服务基地，邀请多名诗人、作家多次走进一中，为爱好文学的学生举办文学讲座。多年来，在文联与学校共同创造的良好文学氛围下，我校二月文学社推荐的多篇优秀作品在《黄河口文学》发表。

(二月文学社)





月亮的孤独

2020级26班 辰曜

11月19日晚饭间，我逢人就问：“你们注意到今晚的月亮只有一半了吗？”

他们都用奇怪的眼神看着我：“没有。不过一半怎么了呢？”

情况是，我在从教学楼去食堂的路上，抬头看了看月亮。我有一个有些多余的习惯，每晚一定要看看夜空，尤其是看那有着阴晴圆缺的月亮。那晚我看到绯红色的半月，便一下子停在了原地。我像看件奇迹一般，紧盯着它的每一束微光和每一道纹路，我周围的同学都步履匆匆，连看我都不看一眼。

对，也许月亮以约三十天为周期，重复着千万亿年的规律，早已无人特意关注。月亮自去盈它的亏它的，我们各行各的路。或许，这也已成为一种规律。

我不禁有些同情那轮月亮，因为事实上那天它本该是轮圆月。那天是阴历十五，恰好得很，又发生了月食。

对月亮来说，这样难遇的一件大事竟无人过问，定也会感到孤独吧。这就好比是我们的身上发生了大事，要么好得想去向全世界分享自己的喜讯，要么坏得想随便找个人抱头痛哭倾诉一番。——然而，周围却没有一个人过问，没有一个人看你一眼，大家全部都在匆匆地赶路。你的心就像那被影子销蚀的月亮，只能孤独地想把自己隐藏进黑暗中。

这样的情景当真是我们希望看到、碰上的吗？我想在，这场无人注意的月食中，残缺的不仅是月亮，还有每个过路人感受的那份心灵。这种心本该是最可宝贵的，我们却因其“无用”而早早地就把它抛弃了，抛弃在月亮的阴影里，抛弃在思维的空白区。

当我们对周围的一切都失去感受，当我们的世界里只剩下自己和那无休止的匆匆路途，孤独的便不只是月亮，更是我们自己。





2021年11-12月
(总第166期)

主 办：东营市一中二月文学社

封面设计：张晓彤

编辑出版：二月文学社《弘毅》编辑部

顾 问：史本泉 李士刚 马占武

社 长：王玮璨

副 社 长：秦崇皓

本期审读：商伯岩 盖一林 尹宏宇 唐浩洋

指导老师：胡爱萍 马素芳 王 彬 朱卫卫

通信地址：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园博路99号

编辑部电话：0546-6079779

投稿邮箱：eryuehongyi@126.com

二月弘毅空间地址：<http://1666490441.qzone.qq.com>

目 录 Contents

卷首语

- 1 月亮的孤独 辰 曜

情感地带

- 4 愿我们在彼此看不到的岁月熠熠生辉 赵文奇
5 青春的时光 煜 墨
7 面对生活 栓 子

成长季节

- 9 我那绚烂多彩的童年 王怡坤
10 惘然记 王超越
12 日出与日落 郭信慷

静听世音

- 13 无回的梦 席德佳
14 时间 王诺诚
16 晚来偏无事，坐看天边红 秦佳欣
17 一雨一世界 徐瑞喆

书边人语

- 18 我的老人与我的海 马永晟
19 面对孤独 马芊逸
20 孤独是英雄的勋章 单梓铭
21 浅谈《天问》 愁 懋

思想碎片

- 22 关于《一个小问题》的几个小问题 苔 藓
23 审判 隋竞宇
24 莫躺平，空悲切 张珈硕
26 于破碎中走出的少年 王君卉
27 “我活着干啥” 丁文博

作者专辑

- 35 盛夏的时光 雨 然
36 一盘曲奇饼 雨 然
37 共识 雨 然

呦呦鹿鸣

- 6 清秋 辰 曜
34 仰望星空 孙知勛
38 叹屈原 武永鑫
39 临江仙·校园秋意 沈 珞
39 少年游 清 梦
39 菩萨蛮 清 梦
39 虞美人 张福祥
39 虞美人·初雪 流 火
40 追赶太阳的人 王瑞瑄
40 如果 张玮婷
54 少女，生辰欢喜 商慧波

小说榜

- 41 葬礼 告 木
43 草长莺飞 王一伊
46 大西进 上司几太
48 绝灭进化 月华幽
55 旧年穗影（上） 沈 珞
58 附表：2021 年《弘毅》发表作品统计

在 大 学

- 29 我想成为的人 梅小瑞
31 在大学 陈知训

宗 旨：引领语文学学习，
提高文学素养，
繁荣校园文化，
培养人文精神。

口 号：让青春放飞希望，
给理想编织翅膀

本刊声明

本编辑部对所
有投往二月文学社
《弘毅》编辑部的
稿件拥有修改、选
登及向其它杂志社
推荐发表、参加征
文大赛、网络发表
之权利和义务。特
此声明。

愿我们在彼此看不到的岁月 熠熠生辉

2021级38班 赵文奇

圣人说，路远马亡，唯有你告诉我，心有高标，就足以远航。

——题记

红日栖息在枝头，大片的云在暖意中轻声呓语，玫瑰色的晚霞洒在书页上，叮当作响。

你会不会和我一同望向窗外的灿烂，轻轻眯起双眼；你的双手是否也抚过必刷题，看着抽象函数张牙舞爪地斜睨着你涨红的脸；你所听到的上抛运动，是不是和我一样在心头画出生涩的曲线，贯穿了不友好的成绩单。

很久，没有见到你，只是我不习惯说出我的想念。

很久，会时不时想起你，怀念那丝丝缕缕的鎏金岁月。

思念如潮奔涌着浩浩荡荡，如果是你让我评价你，那我一定说你笑起来百兽震惶，闹起来天崩地裂，睡起来春光散尽，玩起来金戈铁马乃至战火纷飞。

但是回忆起你，我更愿意这样描述你。你的眼神总是闪着光，遇到多难的事情也会挥挥手然后露出你万年不变的笑；你的动作总是很轻，害怕把课间酣睡的我吵醒；你总喜欢握着我的手，和我一起很多地方；你记得我每一样喜好，抢着告诉老板不放香菜；你骄傲地说知道我喜欢摄影，然后和我一起人迹罕至的地方；你一到回家就开始信息轰炸，在我所有的时光中絮絮不止。

写到这里，有一些怅然。你最近过得怎么样，还是

那样温婉而灿烂吗？

在你困倦时，会想起我们携手的岁月吗？

谁在发光照亮了一苇以航

“希望18岁的我依旧有这样无忧无虑、开开心心的心态，什么烦恼啊忧愁啊当天就忘脑后去。”你笑得很灿烂，连一向在“未来”这样的话题下显得有些低沉的我，也忍不住因为你的笑开朗了起来。

那日，多云转晴。

“考不上怎么办啊？”我眉头锁紧。

“你这么强，肯定行啊！”你拍了拍我的肩膀，“加油，我相信你！”

趴在阴暗的楼梯间，你和我逃掉所有的热闹，只是低着头写字；困倦的双眼，数学课

青春的时光

2021级12班
煜墨

的神游，互相提醒的暖意，是我们的全部。中考的那段时光，于我而言是不知所措的，习惯了散漫和自负，突然置于汹涌的人海里挣扎，难免喘息艰难。而彼时你是专属于我的光。

“有知己陪伴共同奔向远方，感觉真的很好。”你轻轻说着。

我只觉得纵有满天星斗，我只见一芒。

“鲜衣怒马，少年朗朗，乾坤可转，只待峥嵘岁月更风华。”我舞文弄墨，只为铭记我们的青春，我坚定凡心所向，奔赴我们的远方。

“成功上岸啦！”

一阵清风带来清爽，在因为成绩而沉闷的夏日里。

愿你成长又怕你抵不过岁月漫长

在携手进入高中时，我突然意识到，和你并肩的日子已经到了终点。

但是又明白，哪怕我们从0.1米到相隔102.47米，哪怕从同桌变成了同校，我们的青春始终拴在一起。

三毛说过：“岁月极美，在于它必然的流逝。春花、秋月、夏日、冬雪。”我很喜欢这句话，不仅是因为这句话使人怦然心动，更是因为这里面

藏着使人怦然心动的你的名字。

转眼间开学已经几个月了，虽然前几日看到你，在发觉你完全没有长高后笑个不停，但却一闪而过许多的担忧和回忆。你仍然青涩如初，依旧纯真不变吗？我情不自禁地想，那些沉重的、流离的和虚妄的，都让我一个人去经历吧。你只需要穿着你的一身白衣，沐浴在阳光里。我殷切地希望你能越来越好，远离人间的苦难，又企盼岁月给予你无尽的艰难，让你由少年成长，走向彼岸。

祝你站在成长的尽头，回首过去，一路崎岖早已繁花盛开。

更祝我们这些人三三两两地走着，在不知不觉间，以最美丽的样子，走过我们最美好的时光，在灯光昏黄的小巷。

年少的友谊奔流不息，少年的鼓励足以抵御风雨。

搁笔时夜色已深，你会在做什么呢？我已经用了太多的词藻形容你，却还是抵不过最直白的文字啊。

要加油，我和你都要加油。

要前进，我和你一起前进。

“你是否一样记忆仍滚烫，依然热泪盈眶，才足以奔赴人海茫茫？”

——题记

升入高中以后，各种压力扑面而来，紧张感也不时涌上心头。晚自习闲时偏头看向窗外，连夜幕中的星子都是成群结队的，而我呢？脑海中总是浮现出不少和初中同学们在一起的画面，提笔写下此文，怀念两位挚友，谨记逝去的四年青春时光。

闲云散逸

对于死党逸的最深印象，便是他在绿茵场上的潇洒了，我们两人都喜欢踢足球，他最后走上了专业的道路，想必这是他不曾后悔的选择吧。那次

体育课看他训练可谓难忘，只见他眼睛危险地眯起的那一刻，整个人如猎狗般瞬间“启动”，向前“冲击”，到球前，身体肆意一倾，长腿一伸，脚背一绷，砰一声，那足球在空中画出优美的弧线，巧妙地守门员张皇失措的手旁卷起一阵风过去，进入球门。踢完后，悠哉悠哉地回身。只见他额前碎发被吹乱，脸也冻得通红。就这样，还冲我摆个完美的手势。

他的出现给我的高中生活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许多疯狂的事都是他带我干的，此处暂且不提。

记得一个初秋，放学后，我们去买冰激凌，回来的路上，一同走着。那天风软软的，很柔很轻，似乎能吹走我们的烦恼，只把空中鸟儿婉转啼声当进行曲听，毫无目的，自由自在。感觉城大大的，人小小的，看时间慢慢地走着，将欢声笑语抛向世界。

静待花开

“喂，哥，你又写错我名字了。”抬头便能看见静笑眯眯地看着我，双手插口袋。这就是我最对不起她的事情了……每次我只能挠头嘿嘿地

笑。印象中静穿着总是很素雅，校服衣领总是竖起上拉，五官端正精致，鹅蛋脸面，头发微卷，小身板却总给我“大姐大”的感觉。愿她知道我这么想后别来找我，再像以前那样扭我脸揉搓。

不瞒你说，我真忘了我们是如何熟络起来的。她是我两年语文课代表，我是她三年历史课代表和一年政治课代表，大概也是因此，我很熟悉她的性情，活泼坚强。临体考前每天下午跑步，当我和逸溜达的时候，她总是一声不吭地从我身旁跑过去，我便加速超过去，意在让她看我跑步的姿势，希望她没误认为我在捉弄她。

坦言讲，静是我见过最努力的女生了，她成绩总是中上游，似有极大瓶颈阻挡她突破，她应该也为此哭过不少次吧，

但我确实没看见过，只看见她上课沉默不语，紧张张张地忙碌，只知道她的成绩一点点地进步，几分几分地提升，在激流勇进的环境中并不显眼。但最后呢？中考成绩下发的那一刻，当她看见屏幕上结果的那一刻，我相信她定是感慨万千的。

好了，写了不少了。总而言之，这样的人在某种意义上算是我的“人生导师”了，逸的潇洒随性，静的顽强认真，堪称四年生活里我的两束光芒，在我迷茫时给我指明方向，并帮我缓解压力。

想念你们的时候，我曾对着大风说“你们还好吗？”，不知你们是否能听见。

“回忆的路上，莺飞和草长，是你站在前方，每一个六月，重新向往。”

清秋

2020级26班 辰曜

清秋的天空一直是那么青蓝
云彩把穹顶托得很高，很高
走在铺满落叶的小桥上
突然想到——

如果世界上只剩下阳光和蒲公英
应该也不会太过单调

面对生活

2015级 栓子

说实在的，我不知道天亮之后会面对什么。

虽然已经有了天气预报这个东西，但有时候总不能无视天空中的那一团黑云，却有可能城南下雨城北晴。

细细想想，好像也好长时间没有静下心来在黑夜去写文字了，不管是什么样的。还记得第一次半夜写东西是在亲戚家，偷偷从书房把电脑拿到自己房间，除了屏幕的亮光，唯一照亮我脸庞的只剩皎洁的月光。

从小学开始，父母对我的学习的态度就已经严格，但我的成绩并没有因为严格而名列前茅，却也没有无可救药。当时认为所有我自己的想法都是不被允许的，别人有的我没有，甚至模仿也不行。

街坊邻居和各种亲戚都说这孩子以后肯定有出息。从记事儿到如今，一直没断过。可能这只是他们面对我父母的一种客套话，也有可能是从小看我长大真正见到了我的变化。但对于我自己而言，真正的变

化他们好像根本没有发现。

谁会把心里的烦恼说给你一个给你解决不了的人呢？

到了高中，父母对我的态度才真正开始有了转变。那时的他们已经不能监督我的学习，成绩的好坏全靠自己。庆幸的是碰到了负责任的老师，他们不仅教会了我知识，也交给了我一些适用于生活的道理。高一分班的时候，我拿了九本自己喜欢的课外书找到九科老师，让他们每个人给我在书上写一句话。这句话可能包含了学科知识，但更多的是用学科知识来勉励我去继续前行。

也就只有数学好了吧。高三第八次高考模拟考了全班第一的数学108分，却被告告诉年级第一148分。当时就感觉到了世界的参差。中考高考都是老天眷顾才有学上的，毕竟成绩摇摆不定，考完都觉得向职业院校更近了一步。

高考之后毅然决然拒绝留在山东，是因为不想生活中有着父母的影响。或许独自出门是一种挑战，有时需要家庭温



暖的港湾。但上大学终究不是出海打鱼，没有有去无回的生命危险。

大学之前的心理状况一点也不好。因为没有人可以交流，自己只能默默转化为故事，隐晦的掺杂在其中影射自己的不满。可真正上了大学之后，好像能够倾诉的人更少了，反而又开始怀念以前的日子。在高中留下的遗憾，却成为了慰藉自己大学不如意的良药。

上了大学后才发现生活没有朝着以为的方向去发展。真正开始学会打理自己的事情，

不会像高中备考时每日重复复习，而是开始适应日益增多的事情。人外有人的校园里，开始发现在自己小圈子里擅长的东西却是别人用来打基础的事物，心中难免会产生一丝焦虑。因为缺少了原来习以为常的督促，自己的生活节奏也开始变得不那么规律。

对于自己而言，有效放松自己的方法是接触从来没接触的事物。于是我尝试用旅行分散自己的注意力。但在时间的证明中，旅游的新鲜感也是容易消退的，也需要让其他事物参与进来才能继续保持这种新鲜感。比如到了西安之后，第一二天会有很强的精神头去探索城市，但渐渐的身体上的疲惫使得计划被打乱，早晨睡不醒起晚的时间也会到来。频繁的等待地铁中，看着上班族穿行于城市，学生上下学，情侣将头搭在肩上，让人感觉到不管到哪里去，看到的都是大同小异。城市的文化底蕴完全被现代生活的节奏覆盖，只有半价的学生门票好像才能提醒我这里的文化底蕴只埋藏在大明宫的断壁残垣中。

如今两年半已经过去，来到了开始紧张的考研时期。看着大一新生的样子，很难相信

自己已经走过了一半的路程。又看到临近毕业的大四生，让自己不禁幻想明年今天是什么日子。作为一个重情感的人，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毕业。或许现在想来过于长久，未来或许是值得憧憬的，但自古又是难以两全的。

在这个可以用影音记录代替日记的时代，直观面对的东西更容易让人感到过去的感受。传媒的发达既拉近了人们的距离，却也阻碍了人们之间的感情。古时约定信纸传书，让人能够对下一篇纸信充满期待；而如今秒回的节奏却让人看不清对方的真情实感。有可



能你在端着手机等回消息，终端那边的人可能却在多线程操作。许多的心理焦虑诞生于此，让人抓耳挠腮，却又无可奈何，有时措手不及。

很多曾经相信的人也渐渐变得陌生，不再敢去接触谈心。自己却总是告诉别人要好好生活。我加了发小母亲的微信，却没有加她；假期总是不知道

还有谁可以约见面；朋友圈的仅三天可见让错峰看圈的我与别人的生活擦肩而过。有时突然联系一个好久没说话的人，却突然出现了红色感叹号，像是在宣告自己终究是路过了此人的世界。

寒假与高中毕业后两年没见的同学见面，两人像孩子一样回忆着三年时光，时而傻笑时而叹气。我们不想去讨论未来，我们只想沉浸在过去之中。有时候，得到想念的人一个拥抱胜过千言万语。有时候，收发室突然出现了熟悉的字体胜过所有艺术的艺术字。我喜欢用文字记录生活，感受成长，但却又在时间的冲刷下慢慢淡去。

我是否真的会成为从小听的那种有出息的人，我不知道。但我不会后悔走的每一步。未来或许会给自己保留后路，但我也愿意在错误的道路上感受跌倒的痛。很多东西听来的不如自己去做，经验主义或许省事，但行动之后自己才会成长。

窗外的月光依旧传达着太阳的希望，希望明天依然能够见到太阳。

2021.4.24

（作者简介：栓子，实名段迎林，现就读于安阳学院社会学专业）

我那绚烂多彩的童年

2020级10班 王怡坤

作为生于新世纪一代中的一员，我的童年并没有像许多人一样在高楼林立的城市中度过，而是在一个方圆200平方米的小院中度过的，因此，我的童年便多了许多趣味，在那里我度过了无忧无虑而又多姿多彩的十年……

年

小时候最盼望的事情便是过年了，在故居度过的十个春节，在我心中留下了永恒的记忆。

俗话说过了腊八就是年，而我们的年也确实从腊月初八就开始了。在腊八节这一天，除了吃我最爱的饺子外，最重要的便是腌腊八蒜。我们一家人会早起坐在院子里剥蒜，窸窣窸窣的声音中，我仿佛看到了青翠欲滴的腊八蒜开瓮后鲜嫩可口的样子，于是便对着手中未剥完的蒜开始发呆，这时我的奶奶便会催促我快剥，以免耽误午饭前的腌制仪式。我便继续低头快做手中的活，直到午饭前蒜被倒入瓮中，扣上盖板，我才得以平息心中的兴奋。但我是一个心急的孩子，常常违背家长不能乱开盖板的话，

偷偷将盖板打开一个缝，看看他们变绿没有，在一天天的等待与盼望中，不知不觉便来到了年二十七，最忙碌的几天也开始了。

到了二十七，便不能像往常一般悠哉地玩耍谈天了，要为过年做最后的准备。我们常常是兵分好几路：二十七，奶奶要杀鸡炖鸡，爸爸妈妈要开始炸年货，炸鱼，炸肉，炸鸡，炸蘑菇，炸藕合、茄合，我和爷爷便要贴对联，贴福字；二十八，我们要大扫除，上到天花板，下到柜子里的盘子，必须要打扫得干干净净；二十九要发面蒸馒头，买鞭炮。终于到了三十这一天，一家人从早上开始准备年夜饭与各种活动，到了晚上，奶奶发完钱粮供应好祖宗后，随着饺子快要出锅，我便去放鞭炮来迎接年夜饭。绚丽的烟花与噼里啪啦的鞭炮声混在一起，饺子和年夜饭端上饭桌，联欢晚会的报时响起，那便是我记忆中的年味。享受年夜饭到十二点，又到了我最爱的放鞭炮时节，新年的钟声与礼炮同时响起，新的一年到来了，我也长了一岁。

一觉醒来，摸到枕下的压岁钱，便立即清醒过来，要给家长磕头拜年，等爸爸妈妈完成，我就兴奋地向爷爷奶奶、爸爸妈妈磕头——为了另外的红包。那时的压岁钱会被妈妈“存起来”，并没有到我手中，但那时的我磕头时也没有在眼角强忍住的泪珠。在此之后便是几天的走亲访友吃席，直到元宵节晚上十二点的鞭炮再次响起，春节就彻底过完了。

夏

儿时的夏天，是除了过年最快乐的时光。夏天的开始是从一声蝉鸣开始的，儿时的我并没有凡尘杂念扰动我无瑕而平静的心灵，我也不觉得它们聒噪——如一位不受赏识的音乐家一般释放自己生命的乐章。但我对它们并不是那么感兴趣，毕竟长了翅膀是会飞的。我也曾尝试过捕捉它们，但均以失败告终。可它的前身金蝉便显得笨拙无比，不出所料，捉金蝉成为了炎炎夏日的一大趣事。放学后匆匆在饭桌前吃过晚饭，抄起小铁锹，拿上喝

完的矿泉水瓶，一把拔下早充好电的手电筒，撒腿就跑向和伙伴们约好的地点，常常到了要打招呼才发现嘴里的饭还没咽下去。要想捉到金蝉，光靠在树上找是不够的，要主动出击，攻击他的老巢，这是需要技术的。要先观察它的洞穴，是一个很小的洞口，与其身形极不相称，是薄薄的洞口和下方的大洞构成。那种又厚又实的洞口是别的昆虫造的，是不能在上面浪费时间的。顺着洞口用手向下抠，如果洞越深口越大，便是我们的目标了，直到碰到坚硬的外壳，用铲子小心翼翼地挖出来，金蝉便可收入囊中了。每天晚上回到家，看到满满一瓶战利品，都有一种莫大的富足感。

夏天的娱乐活动有许多，但小院的变化就是院中多了一尊小灶台和枣树上日渐成熟的枣。夏天温度高，室内的厨房做饭时炎热难耐，便在院中支起一个小灶台，我的任务便是劈柴生火，看着炊烟徐徐升起在夕阳的斜射下，或许这便是我心中乡愁的模样吧。冬枣的收获是在夏末，因为我们对它照料有加，便会比人家早熟几周。随着冬枣在竹竿的击打下落入筐中，夏日的乐章也画上了终止符。

友

在我的童年时代，有这么一群特殊的朋友，他们便是我家的动物们。他们各个身怀绝技，在院子里大展身手。小狗拥有强大的记忆力，只要人来过一次我家，待第二次再来，叫声便没有那么凌厉，只是提醒我们来客人了；小狗经常追着小猫跑，于是小猫练就了飞檐走壁之术，几米高的房子顺着墙立马就能上去，于是乎对院中的鸡有了想法；鸡也不甘示弱，进化出飞翔之本领，整日飞到葡萄架上俯瞰一切，有时下来溜达时会遭到小狗的侵扰，他便振翅飞走，留下呆滞的小狗在原地。每日看他们嬉戏打闹，仿佛就在看话剧一般。由此我对他们疼爱有加，常背着父母把对他们来说不该给他们的食物偷偷塞给他们，他们仿佛也明白这个道理，常常藏起来大快朵颐。他们如今已不在人世，可我们间的美好记忆却不会消逝。

我的童年，既没有父母的斥责与追打，也没有繁重的课业，更没有额外的培训与辅导。只是在乡野间，或奔跑，或喊叫，或大笑，无忧无虑，天真烂漫……



惘然记

2019级10班 王超越

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是以，当温带季风不远千里从太平洋上赶来、并以满城风雨作为见面礼时，我们诚挚地问候了它的列祖列宗。

“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一番洗清秋。”正是初秋，晚风挟着细碎的雨点在天地间漂泊，每一道莹白的弧度都勾勒成惘然。这样悲春伤秋的好时节，我低低诵出易安的词：“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和着窗外淅淅沥沥的雨落，这声声吟诵，声声叹息，全都砸在我那如玻璃般脆弱易碎的心上。只恨自己没有李义山“留得残荷听雨声”的从容雅致，更不及范文正公“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泰然豁达，只好做个写下“叶底寒风乍起，冰丝冷雨萧疏。万般愁绪倦翻书”的凡

夫俗子，连带着看雨丝倾斜，都以为这世间生灵正与我共情。

常言道：“福无双至，祸不单行。”乌云蔽日、阴雨连绵已足够扰乱心神，又偏偏被诸位恩师赐下书山卷海，徜徉其间，虽不流连而需忘返。同窗“会须一饮三百悲”的神来之笔早已无法取悦我，我在频率和概率间游离，却总得不到正确率。而那些离谱到不堪落笔的“期望”，则总能轻而易举地辜负老师的殷殷期望。厌倦至极，也曾写了句文绉绉的“数学是九天之上的皎月，可望而不可即”，然后很光荣地被当众调侃“有时间给数学写诗，没时间写数学作业”。悲夫！庄子云：“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矣！”奈何此理却无人能懂，我所能做的，也不过是“不敢言而敢怒”罢了。

如若说“文似看山不喜平”，那么人生却更向往安定。奈何命途多舛，“岁月风平，衣襟带花”的静好时光，似乎与我毫无瓜葛。不知何时被监控捕捉到了与同桌交谈的景象，还成了当众批评教育的反面典例。朋友幸灾乐祸了一场，又颇怜惜地向我传授秘诀，告诫我下次闲聊时切记不要转头，

被我一句“我们聊天从不转头，只在讨论学习时转头”弄得满心怜悯而放声大笑。读书的好处在于，你满心复杂的情思可以借书中的故事轻易描绘——这又何尝不是一出斯嘉丽被捉奸的戏码呢？纵然死有余辜，死于此时又何其无辜！

“生命在于运动”，那么，随波逐流是否也算装点了生命？逆流而上需要的是勇气和毅力，逆着人流行进则更为考验一个人的自信心。因为孤独，所以流俗。旧年的莫逆之交早已因一纸录取通知书而各奔东西，昔日为附庸风雅写下的“秋成落叶叶成思，叶落相思人不知”竟一语成谶，此情此景，又渲染出多少无法述之于口的伤怀盘桓在心头。后来，常常独自走在空荡的连廊下，萧条的秋风在耳畔吟唱着寂寞，所有的思绪纷飞，最终化作一句“所爱隔山海，山海不可平”的喟叹。“白驹过隙”的形容，不过是老生常谈，说起来最是俗气，可偏偏又恰到好处，从无话不说到无话可说，不过寥寥几年。再相逢时，人尚且是故人，但心却已非旧心，“对此如何不泪垂”？

风雨从来不是愁绪的由来，却往往成为愁绪泛滥的引子。

大抵是觉得这样的時候，我与苍天离得更近一些吧。“把酒问青天”的潇洒事做不出来，便也只好在心里蒙上些许惘然，落笔长叹了。

只是，生命的齿轮永不停歇，人终究不能沉湎于感伤。

“纵鬓发斑驳，何妨衣衫破落，眉目间澎湃胆魄”，这是墨翟怀才不遇时的翩然风度，正如刘禹锡那句“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年岁有加，并非垂老，理想丢弃，方堕暮年。伏生耄耋之年尚能活出风采，我若在豆蔻时节就失去向往，又有什么颜面存在于世呢？人可以怀念过往，却不能停滞不前；可以偶尔伤怀，却不能忘记希望；可以低落，却不能萎靡不振……“彼方尚有荣光在，何须悲叹少年轻”，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哪有那么多闲情逸致去哀叹？

惘然，是对生命中低迷的探索，是对黯然情结的抒发排遣，却不应当成为堕落麻木的代名词。“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这才是生于此间该持的态度。遐想的最后，窗外并非“云销雨霁，彩彻区明”的美好景象，我的惋惜却已然消失殆尽。“宁静致远”，心中淡泊，又何惧风雨。

惘然，而不惘然。🌀

日出与日落

2020级17班 郭信慷

☆
成长季节

曾经，我痴迷于日出。

那时她还在我身边，日出，成了我的闹钟。起床第一件事，来到阳台，陶醉于天边的奇迹。该怎么形容她呢？这很难说，因为她已经被拿去形容最美的意境了。她总是把天边染成我喜欢的颜色，或许可能是，她的样子我都喜欢。

我记得有她的每一天。她有时心情低落，自己躲在云雾里哭，不想让我察觉丝毫，灰黑的天，她的轮廓，隐隐约约；她有时嘴硬，羞于表达自己，非要和我对着干，可是我知道其实她心很软，这就够了；她有时会精心打扮自己，在脸颊涂一涂粉底，眼角抹一抹亮晶晶，风拂过她的秀发，她的香气，在我脑中久久不能弥散。可能这就是我爱日出的原因吧，她的善变，总在前一个深夜，让我想念。就这样，我习惯了心情随她而变，日复一日，为之沦陷。

那是个多雨的夏天，她不再如约相见，也有可能是刻意疏远。很难再看到以前的日出了，刚出生的太阳其实带不来多高的温度，可是那时的她却

温暖了我的整个国度。不知不觉，我开始回忆从前——我和她的画面，自动调节对比度、亮度、饱和度，只有我和她的照片，多么惊艳。有人说：“孤独来自于生命中重要的人，她的身影还扎根在旧时光，笑容却不知去了何方。”她离开的那一天，我只好回想曾经的遇见，来自于看不见她的孤独，逐渐蔓延，占据了我的世界。我试图熬过这个夏天，可是终究还是倒下了。

后来，日出渐渐淡出了我的生活。

还是一样的阳台，一样的蝉鸣，一样的风，可是没有日出的早晨，总显得那么陌生。关于她的全部，曾经居住过我的肉体，现在却只能居住我的精神。死亡，是肉体出卖了精神；而想念，是精神背叛了肉体。想念，使我不奢求与她相拥，只愿在梦中与她相遇；想念，使我不妄想与她对视，只求再次相见不要无视。我努力说服自己，只是乌云暂时遮住了她的光芒，而不是她要收拾行囊，远走他乡。

时间，总喜欢把所有珍贵

的东西挨个稀释一遍，当然，也包括回忆。一天，我独自走在黄昏时的操场上，无意中抬起头，我被日落吸引住了。以前，日落总是给我带来伤感，可这次我感觉到无比亲切，日出与日落，同样是燃烧地平线，一个朝东面，一个朝西面，天壤之别。

从此，日落安放了我无处安放的心。

于是，从日出中失去的放荡不羁，我打算从日落中找回来。日落的浓墨重彩，像极了日出的风轻云淡；日落的义无反顾，像极了日出的罗帐粉黛。原来，日落才是最懂我的人，他理解我失去她的痛苦，因为他和我一样，永远都见不到日出的模样了。

“没有经历合格的黑暗，也就无所谓真正的黎明。”太阳落下的过程，是缓慢却又经不起消耗的。日落为了日出可以不顾一切遁入黑暗，我又为何不能为了她去战胜黑暗呢？在很多人眼里，日落代表着结束，而在我看来，他意味着太阳重新升起。

(指导教师：马素芳)

无回的梦

2020级21班 席德佳

1

从不知何时起，我每晚都会做同样的梦。

我有想过这是不是必然的。

早上起床，一边拿面包一边开电视，面包拿左手边第一个，电视会在十秒钟后发出声响；再等个五秒钟，面包就会掉到地上，电视则正好跳到“心理”台，里面的教授会说，“只有人的梦是无回的。”

这是一天的开始，与前一天没有任何区别。

我承认，我的每一天似乎都一模一样，但我从未感到厌倦。

所以，每天做同样的梦也是正常的吧。

2

梦里有一条路。

路上有一个人。

他离我太远了，所以我看不到他的脸，也看不清他的动

作。

但我觉得我认识他。

有一次我想向他走去。

3

下班路过夜市的时候，我买了一根肉串。

做肉串的是我原先的同事，他曾因为无法忍受没有假期的工作而把公司告上了法庭。

他花了二十万，然后被开除了。

他的肉串做得很不错，很多同事下班后也会去买一根，顺带着叙叙旧。

我有幸旁听他们的聊天。

其实也没什么，因为他们聊天的内容就如那肉串的味道，从未改变。

4

再一次陷入梦境的时候，他似乎离我近了一点。

那一刻，我产生了一个疑问：“日复如此”的“如此”

如果不再日复如此，那是否仍可被称为“日复如此”？

我感觉我得思考一辈子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第二天的时候，他又近了一点。

从此日复如此。

5

入睡前，我感到害怕。

我怕他。

我不知道他打算做什么。

他现在还离我很远，但总有一天，他会来到我的面前。

但那一天还很远。

我不怕他。

6

他终于走到我面前了。

他披着一件黑裘，所以我看不清他的脸和动作。

他肩上站着一只乌鸦。乌鸦时而展翅，时而走动，时而叫。

不过他什么都没做。

我应该庆幸我没有因他而担惊受怕。但我没有。

我不需要多余的东西。比如庆幸。

7

当我打开门时，一只乌鸦飞进了我的家中。

它只是漫天鸦群的一员。

我不知它们从何而来。

来到公司的写字楼门口，大门紧锁，于是我破门而入。

走到自己的办公桌之前，电线已断，于是我空敲键盘。

路过夜市的烧烤摊之时，人已散空，于是我啃咬木棍。

生活该是什么样就得是什么样。

8

天空灰蒙蒙的。

床前，一个人身披黑蓑，肩上站着一只乌鸦。

床上，一个人正在沉睡。

社会有他的刻刀，切掉了人们的棱角，为人们雕刻出了平凡的生活。

可平凡不该是一日一日的往复。

床前的人摇了摇头。

他的师傅曾劝诫他，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被叫醒。他曾经不信。

人们沉迷于梦中美好，即使终日颓废也无可厚非。

但梦不能是一日一日的往复。

终

他见过许多的梦。

在富商的梦中，他日复一日地投资点钱，经不得经商中的半点风险。

在高官的梦中，他日复一日地发号施令，容不得官场上的分毫失误。

在农民的梦中，他日复一日地耕田播种，见不得土地里的点滴空隙。

即使是在乞丐的梦中，他也日复一日地招手卖惨，使不得行人们的任何无视。

他见过许多的梦，梦中都是往日美好。

而待一梦终了，人们便迫不及待地投身下一场梦，渴求再现梦中美好。

却也在不觉中抛弃的对现实生活的好奇和激情。

于是，人们沉溺于梦的循环。

所以，梦是无回的。

所以，他和师傅把人们从梦中叫醒，告诉他们梦是无回的，还需要向前展望。

正如这人生。

不过他不在乎。

所以，他的师傅时刻准备着把他的徒弟从梦中叫醒。



时间

2020级9班 王诺诚

时间，这个名词对于我们来说并不陌生。你每天都会见到它，起床时间，吃饭时间，以及老师口中的碎片时间。我们每天都在使用时间，将它作为一个工具，把我们的一天细分。

由此，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时间多少的问题。如果足够幸运的话，人的一生大约有3万天。这样一个看似很长的时间，如果与人类的历史或宇宙来相比，便不值一提了。

我们的一天呢？每天早晨来，晚上走。五节课，一上午的时间便走了，再也回不来了，只留下一个追寻光阴、留恋时间的人继续在下一个时间段里

回忆着。

许多人对于时间的记忆很模糊，不清楚它是何时来，又是何时走的。许多人还未经历青春年华便已到了不惑之年。世界怎么了？高速发达的社会每一天都在产生新的东西，但却记不住我们自己。王开岭在《日子你要一天一天过》里写，他投稿时竟将“2009”写成“2007”。我记得之前，我也看过这篇文章，今日一翻令我惊讶，2007，这是一个何时的年份？我的内心里觉得2007不过是如去年前年般的时间，但身体却在提醒我，已经过了十多年。这样的事实让我恐慌。我们内心当中的时间为何与现实有如此大的落差？五年前的事情让我历历在目，时间仿佛不是原来的时间，但我认为，这是现代社会发展一定会带来的。

想想吧。两周放一次假，如果按放假期限来算，那放两次就是一个月。一个月的时间，信息高速发展的现在，时间好像不够使了。时间好像不如原来多了，这是由于我们内心世界对时间的把控缺失了。一天下来，我们记不清自己在何时干了何事，恍恍惚惚间时间就溜走了。现在已经是高二了，可我的记忆仍停留在高一开学

之时，一年时间之差消失得无踪无影，那等到上了高三，上了大学，是否仍会这样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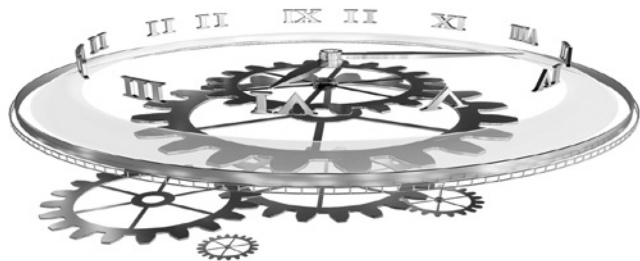
许多人对于一个时代所留的印象，便如同王开岭所言的“几项大政方针，几桩新闻事件，几条娱乐路线，外加几十张明星脸，就是一个时代”。被时代的大浪裹挟着，我们不清楚自己哪发了芽，哪枯了叶，遗失了自己的光阴，没有私人年轮和纪念物。

我们脑海中对于时间的落差，或许是我们对未来的担忧。许多人身上背负着许多压力，在压力和痛苦下生活的人，不由得产生了对过往的留恋，希望通过这样一种方式使自己忘掉当下的痛苦，如此生活上几年，时间的落差由此形成。我们对过往的生活产生怀念，多半是因为自己在当下生活中有诸多不如意之事。其实过去的生活远没有我们想像的那样美好，只不过由于时间的更替，我们慢慢从事件的亲历者转变为事件的观望者，角度不同，

感受自然不同。

如何调整自己，使自己的感受与现实时间所对应呢？首先做的便是使自己快乐起来，缓解自己的疲倦，使大脑处于清醒当中。找寻一些事使自己快乐起来，那身上的压力也会有所减轻。刚上高中之前，我曾抱怨过早上早起这件事，现在看来，这倒给了我一个机会。每天当我下楼时，向远处望去，太阳还未升起，但红光已经渲染了半边天，从地平线往上看，每一层颜色都是不同的。转过头来，你会发现，在另一边仍是黑夜的天空上挂着一轮皎洁的圆月。两边之景对比如此强烈，这样的场面我却每日都能看到，心情自然好了许多。按时看日出，接受每一天太阳光不同的洗礼，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当清风吹起，阳光照射之下，多彩的新一天又开始了。把握好每一天，你会发现，每一天的日月不同，每一天的自己也不同。



晚来偏无事，坐看天边红

2019级21班 秦佳欣

这篇其实想写已经一年有余，终因惰性而拖沓至今，但这何尝不是为原本的意象增添新一年的体悟的机会呢？

依稀记得，在我高一入学时，有幸读过一位学姐在《弘毅》上描写夕阳的话，“天与地的交界处弯着一抹彤色的霞”，使我久闻仍惊艳。

论晚霞，总是绚烂美丽，但多少带些温凉的悲。或许也就是因为这复杂矛盾的美，才让从古至今无数文人墨客为之动心。

一中的晚霞对于我来讲，不仅是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还是一种缠绵悱恻的情感。这种情感是难与君说的，因为我至今也未找到一个确切的词来形容它。

在那些一起看82年版的《红楼梦》的夜晚，晚饭的时间总是带着惬意和愉悦，上扬的眉梢也尽显在紧张忙碌的高中生活中“偷得浮生半日闲”所带来的快乐。时常三五成群，偶

尔孑然一身，我在光华楼的从食堂回五班教室的二楼连廊处细斟晚霞。我很喜欢这个地方，它将光华楼与光兴楼的莘莘学子与食堂的点点烟火气相连接，就好像通往象牙塔的楼梯，连接了现实与理想。

晚霞是浪漫的。那一幕幕、一卷卷、一幅幅壮美的落日余晖，与那时未“改革”的校园广播歌曲相互应和，广播里放着同学们点的歌，一天的紧张好像在此时此刻消失殆尽，好像被缱绻入另一个温柔的怀抱。

在分班后，由于教室与食堂位置的改变，我欣赏晚霞的位置也因此变动，换到了未名湖前面的樱花大道。晚霞未曾改变，可陪我走这艳阳路的人却在变化。


随着时间的紧迫和各方面的压力负担，我好像很久没再观察过一中的晚霞了，那些轻松浪漫的日子也好像逐渐离我远去。

升入高三后，偶然有天傍晚，我独自漫步在操场，看着绿茵

场上努力锻炼的同学，以及他们身后的点点残阳，不禁被晚霞之美所惊艳。而这一念头的闪动略有熟悉之感，下一瞬，“忽魂悸以魄动，恍惊起而长嗟”，那个因为学姐的文章而独爱于晚霞的高一新生，如今也成为许多学弟学妹们的高三学姐了。而那份三年来未曾变化过的对晚霞之美的惊叹，也促使我写下这篇文章。

记得那位学姐文中曾有一句：“一个人，把艳阳都走得漫长而充满回味。”

我不知道三年算不算长，但我十分感谢这位学姐，她的文章为我的高中生活增添了许多浪漫的色彩，让我怀着愉悦的心情度过了许多个忙碌的夜晚。我也希望我能把这份浪漫情怀传递下去，让更多的学弟学妹去发现生活中的小确幸。

你说，在那光华光兴的连廊处，会不会有人在悄悄欣赏晚霞呢？

一雨一世界

2021级29班 徐瑞喆

“天青色等烟雨……”曲中古风盎然，我爱周杰伦的歌曲，也慕方文山的词。

雨总是能引起我的注意。下着雨的天空里，久久回荡着风的呼声。观雨，是在喧嚣中独守一份宁静，在浓郁中默念一份平淡。就如花开花落般的悠闲，也如冬去春来般的自然。

清风细雨，不失诗意。穿于野草，一掠竹林，飘飘缈缈。捧一杯清茗在手，茶香缭绕，心香氤氲，又是喁喁私语。

雨前·浊

望向雨前的天空，心中总有几丝不愉快。雨要下却下不下的感觉难以形容，如呼吸般翻腾着的云，为这场雨作下了铺垫。看见阴下的天空，众人心里难免烦躁，人们忙着回家，此刻变得无言。伴着乌云的并非青天，城市中也难见炊烟。在南方，你的出现往往点染宣纸上，一笔泼出苏堤春晓，描罢烟雨楼台。但这是北方，相对于烟云，人们更愿意叫你“云海”。

“花开不同赏，花落不同悲。”

落雨之前，一层云，一个世界。

雨中·淡

你来自偶然，像沙中的奇石，有谁能看出你的珍贵？

你来自何方，能身归何处，谁又在下一个世界呼唤你？

身着一身银装，一扇透明的心，是你的全部，云层间夹杂着多少个你？

千千万万个你，出现在各个角落，大地，江流，湖泊，森林，将你无限吸纳。你是雨，我尝试全方位地去感受你，你划过我的雨伞，我的额头、后背、指尖，然后悄悄落下。你是雨，我尝试全方位地去观赏你，你划过我的眼前，划过苏子的墨、戴望舒的笔，然后悄悄落下。

阴沉的天空之下，是喧嚣起伏的繁华，你的到来平静了它。阴沉的天空之中，回响着不曾听过的风声，呼气即成白雾，在藏青色中闪烁。你从那里来，却与众不同。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落雨之时，一滴雨，一个世界。

雨后·明

雨停了，我们应当脱去簑衣。

云团一分为二，太阳露出半边，刚刚还觉得偏冷微寒，此刻气温迅速上升，灰色的湖面变得湛蓝。大桥上银光闪烁，人们的头发镶了金边，美源于光明与阴影。

出去看看吧，一场雨引起的变化！

杂草被雨水充分滋润，每踩一步都能感受到城市的干净。轻柔的沙沙声，小鸟的鸣啭声，附近有鸟巢吧？城市的喧嚣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一栋栋高楼，一辆辆汽车和一块块玻璃，沐浴着阳光，自豪地闪耀着。在被雨水冲刷一新的这块地面上，我觉得自己是世界的一部分，感觉先于语言，我领悟到了这一点。

我是风，是水，是蓝，是白，是半个世界，又是自己。

“宿雨朝来歇，空山秋气静。”

落雨之后，一束光，一世界。岩上清流进去，瀑布处，蕨菜抽芽，雨停，滤了世界。





我的老人与我的海

2020级18班 马永晟

海明威的语言，即使穿过千百个日夜，跨越不同的语种，读起来仍蕴含着厚重的力量，这力量令人感到踏实。在《老人与海》中，这力量很有大海的感觉。

虽然东营是海滨城市，但我并不出生于大海渔家，于是这大海的力量于我之心，体现为了土地的力量。大海土地同为宽广，厚重，包容万物之意象。站在土地上时，我感到坚强和倔强凝聚于我的脚下，这时，我脑海中想到的永远是我的爷爷。

我发现有一种很奇妙的现象，当一个渺小得不能再渺小的事物，突然完完全全呈现于一个浩大得不能再浩大的事物中时，鲜明的对比往往使渺小的事物被无限的放大，以至于它所蕴含的力量竟超出了大的事物。桑地亚哥与大海搏斗时，我感受到他的坚韧超过了大海。他在大海上对自己说“我就要试试看”，又说，“就是现在也能行”，还说“我要跟

他们一直斗到死”。我透过文字看到大海，我想这个倔老头有点意思，这样想着脸上就浮起不自觉的微笑，但之后这表面上带着玩味意味的笑就变得慌乱起来，转而因内心深处的敬畏而转移了视线——面对比自己强大得多的事物，人们往往不敢直视。这时，我又想起我的爷爷。实际上自读小说到写下这些文字，我始终都在想起我的爷爷。确实是想起，因为他瘦小的形象一直从脑海深处走来，慢慢地与桑地亚哥的形象重合又散去，往复循环。这大概就是桑地亚哥给我莫名亲切感的原因，也是海明威文字充满力量的原因——文字便是形象生活的土地。他朴实平淡的表达，很像我爷爷专心致志地侍弄菜园时的背影，村里人开玩笑说：“又在这改造地球呢！”我一方面惊喜于农人从劳动中收获的幽默，一方面震撼于他说的确实是实话。每次放大周回老家，仿佛人生可

以跳过。这一次，院子西南角垒起一圈砖头；下一次，西南小偏房里已经盛满过冬的黑炭。恍如隔世般，我的世界也被文字、背影和桑地亚哥的自言自语改造了。

自言自语确实很能体现一个人的孤独，倒不如说对话是人排遣孤独的主要方式，桑地亚哥和大马林鱼说话，和鲨鱼们说话，和自己说话，大卫也喜欢看着行人自言自语。我庆幸于我有众多好友可供排遣，但不可避免的，月亮、落叶和夜晚的天花板，也得是我思想的受体。我终究淹没于思想的海洋，但海底却有无数的孤独者与我作伴。人类大概很讨厌孤独，你看他们不懈地在宇宙中探索其他生命，但人类的进步往往也是在这孤独的自言自语中诞生的。我想，海明威在多年之前动笔写作时，也是在不断的自言自语中享受孤独的吧！

（指导教师：马素芳）

面对孤独

2020级25班 马芋逸

加西亚·马尔克斯曾言：“生命从来不曾离开过孤独而独立存在，无论是我们出生，我们成长，我们相爱还是我们成功失败，直到最后的最后，孤独犹如影子一样存在于生命一隅。”在他的作品《百年孤独》中，布恩迪亚家族七代人，无一不是孤独的。那么，人类为什么会孤独呢？

孤独，因为热闹不属于我。当我们看到身边其他人成群结队，言笑晏晏，而自己无法融入，不被接纳，难免会发出一声像朱自清一样的长叹：“热闹是他们的，我什么都没有。”林语堂曾这样解读孤独：“孤独两个字拆开来看，有孩童，有瓜果，有小犬，有蚊蝇，足以撑起盛夏傍晚一个人情味十足的巷子口。稚儿擎瓜柳棚下，细犬逐蝇窄巷中。人间繁华多笑语，唯我空余两鬓风。猫狗孩童瓜果蚊蝇当然热闹，可都与你无关，这就叫孤独。”表层的孤独，大概就是由于落单而产生的落寞之情吧。

孤独，因为在热闹中找不到自我。当我们身处喧嚣的人群中，被欢声笑语所包围，我们的内心是否有时会突然感到空虚呢？“孤独是一个人的狂欢，狂欢是一群人的孤独。”在狂欢的人群中，人人都是脑子放空的状态，见解被喧哗的快乐淹没，思维被共同的焦点裹挟，表面热闹非凡，可是真实的自我却在内心深处沉寂着，孤独着。就像日本作家三木清所说：“孤独不是在山上而是在街上，不在一个人里面而在一群人中间。”《百年孤独》中的奥雷里亚诺第二生活极度奢靡，每天大办宴会、疯狂享乐，难道他不孤独吗？越热闹，越孤独，越孤独，就越想要热闹。这种恶性循环使他内心的空虚越来越难以填补，他也越来越害怕孤独。正如莫迪亚诺所言：“孤独感未必因一个人而孤独，而是在众生喧哗中，失去了自我。在人群中的孤独，比一个人的孤独还可怕。”

孤独，因为没有人可以与我心意相通。世界上没有两个人完全相同，也没有一个人能完全与另一个人的思想同频共振。就连小时候一模一样的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和奥雷里亚诺第二，长大后也变得截然不同，并彼此渐渐疏远。而乌尔苏拉更是一位无人与她心意相通而“百年孤独”的典型。她是家族的创始人，顶梁柱，也是家族兴衰的见证人之一。“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她操劳一生又白操劳一生，子孙们没有一个人理解她，她的所思所想，他们都漠不关心甚至不以为然。她漫长的一生是无尽的孤独。我们不是乌尔苏拉，我们不是出生在一个“疯人院”一般的家庭里，难道我们的一生就不孤独吗？不是的。即使有家人、朋友互相理解，即使有爱人携手同行，也注定没人能与我们完全心意相通。有些话注定说不出口，有些负能量注定不能无限宣泄，

有些心情注定别人无法体会，更何况病痛，以及最终的结局——死亡，都是注定要独自面对的。我们孤独的来，我们在世间徘徊；我们又孤独的离开，化作一抹尘埃。我们害怕，我们恐慌，但我们最终无法逃避。因此，人类的本质，是孤独啊。

怎样面对永恒的孤独呢？叔本华说：“要么孤独，要么庸俗。”有的人始终清醒，能深刻认识并反省自我，多与自己交流，他们往往上进且优秀，但同时也更加孤独；有的人与所爱之人“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静好”，多与别人相处，他们往往能感受到更多温馨，得到更多理解，不那么孤独的同时也丢失了一些别的东西。是惊涛骇浪地孤独着，还是温柔缱绻地无聊着？不同时代不同的人都做着不同的选择。没有孰是孰非，只是追求不同罢了。

罗曼罗兰说：“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就是在认清生活真相之后仍然热爱生活。”孤独是生命的底色，但谁说底色之上不能浓墨重彩？即使注定孤独，也莫将年华虚度。生命只有一次，一定要向美好奔赴！

（指导老师：谢鹏娟）

孤独是英雄的勋章

2020级25班 单梓铭

布恩迪亚家族中，不缺少进步的思想，其中，最激进、最革命的，莫过于奥雷里亚诺上校和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然而，二人最终都陷于无尽的孤独，奥雷里亚诺认清内战本质，却被战友认为背叛革命，终日制作小金鱼，阿尔卡蒂奥作为工会成员惨遭屠杀，躺在装有三千尸体的火车中。作为时代先锋的二人，却最孤独，这是马尔克斯开的一个玩笑，还是记载在羊皮纸上的宿命。

当我们回顾历史，读到司马迁、苏格拉底、布鲁诺这样的名人传记时，常常被他们在困境中爆发出的力量震撼，然而，我们难道不该疑惑，为何英雄前总要加上“悲情”二字？为何他们似乎永远在独行？我们常常认为，这些人类群星，生前定是受人敬仰，受人尊重，然而，事实往往相反，在世俗的潮流中，他们生于孤独，死于落寞，

难道，我们能简单地把孤独视为伤痕和痛苦吗？

历史是一条川流不息的长河，每个人都是其中的泳者，而孤独，则是英雄的勋章。面对自然的考验，大多数人选择逃避，但总有人无惧生死，斯科特在暴风雪中毁灭，居里夫人在放射线下献身，面对腐朽的政治，大多数人选择服从，但总有人挺身而出，屈原在汨罗江中不朽，瞿秋白在死刑场上永生。改变现状意味着做出牺牲，而人趋利避害的本性让大多数人安于现状，流于世俗，试想，是拯救人类命运重要，还是怀里快饿死的孩子重要？我们平时都会不假思索地认为前者重要，但当面临生死抉择时，我们往往会做出相反的选择。这样做是人之常情，无可厚非，但也因此，当有人站出来时，人们会惊愕，会不解，会嘲讽。

他们中的幸运者，在生前就能收获奋斗的成果。然而，幸运是偶然，不幸才是常态。那些为理想献身的人，那些被暴力毁灭的人，那些仍不被理解的人，他们明知九死一生，依然义无反顾，纵然孤独一生，内心无怨无悔。他们的功绩永垂不朽，孤独是他们永恒的勋章！

（指导老师：谢鹏娟）

浅谈《天问》

2020级4班 悠悠

“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地楚物。”

谈楚辞，必先想起《离骚》中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或是课文中那句“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而我欲与诸君浅谈的是楚辞中的《天问》一篇。

郭沫若先生称《天问》为“空前绝后的第一等奇文字”，足见其独特。《天问》一诗，每句都提出屈原的疑惑，这些包罗万象的疑问令我们好奇，屈原在作《天问》时的目的是什么。对此，学术界主流看法有怀疑、抒情、讽谏、穷究事理、借天问人和混合说这六种。通过我的阅读，我更赞成“怀疑说”，我认为《天问》，“天问”，重在问，若无疑，哪来问？

从《天问》内容上看，全篇都是屈灵均的疑问，由天文到人文，从历史到现在，大到宇宙，小到个人，包罗万象。结合《九歌》中他对祭祀的批判来看，他并不确信“天”是真实存在，

或者说不相信“天”存在主观甚至客观意识与思想。故此，我认为这里的“天”应有包举宇内天下众事的意思，不能简单理解为苍天。在诗中，他提了约有170个问题，没有去苦苦追寻问题的答案，也没有大片抒情与讽刺，故此，我倾向“怀疑说”。

在内容上，《天问》主要分宇宙自然、神话传说和历代兴亡，这些疑问的语句并不适合用诗歌大量表达，但屈原却能够将问题诗歌化，这是对诗歌的创新，与其问题中体现的批判思想交相辉映。在问题的内容上，我们可能十分不解，如“日月安属？列星安陈？”（意为：日月悬挂在哪里？又如何排列星辰？）等问题，如今看来是相当可笑的。这是因为如今我们所处的时代，科技水平超出那个时代太多，容易将我们所具有的知识与屈原进行比较。正是这一点阻碍了我们对屈原的认知与理解。总观其内容，

涵盖宗教、哲学、文化、历史、科学等方方面面。他认知的广度是我们现代人难以做到的。

如今，人们大多在某一领域深化认知，而对其他领域则近乎一无所知，并且高中、大学……不断接受专业知识，使这一点愈发极端化，从而形成了一种“在我擅长的领域，他提出的问题太肤浅，在我不擅长的领域，对他的问题不感兴趣”。但他字里行间流露出的大胆质疑和批判精神，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

从诗歌创作的角度，特别是在古典诗歌领域，《天问》刷新了我对古典诗歌的肤浅认识，我曾一度认为，古典诗歌不外乎“诗言志”与“诗缘情”的套路，但屈原的《天问》让我知道世间万物没什么是不可以写入诗的，如果有，那一定是我们对诗歌的理解有问题，或者没有弄清事物的本质。

以上便是我对《天问》一诗的泛谈。🌕

编者按：

《弘毅》第165期“思想碎片”栏目刊发了上司几大的杂文《一个小问题》，引起了不少读者的思考与争鸣。这是一件好事，令人感到欣慰和振奋，为当代青年学生的思考能力，为敢于提出异见的勇气。我们抛出一个观点，并不是要树立威权，而是想提供一种思考的途径，一种思想的可能；它最大的闪光之处，就是引发了更为深刻且独特的思考。感谢两位作者为我们带来的思考，也期待更多具有独立思想的作品。

关于《一个小问题》的几个小问题

2020级23班 苔藓

在拜读完《一个小问题》后，其中一些新颖的角度与有趣的分析让我大受震撼，但这其中尚存一些小问题。个人认为，或许需要细致地讨论讨论。

文章从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引出，提出了一个新奇有趣的想法“如果社会化大生产被取代”。这个假设乍看起来好像没有问题，但实质上并不成立。在证明它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社会化大生产”。

“大工业创造了像蒸汽机和其他机器那样的手段，使工业生产在短时间内用不多的费用便能无限增加起来”。——这是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

中第十二个问题的回答中的一句，它与其他几句回答一同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而这句话在不断精简后所形成的词便是“社会化大生产”。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各式各样的机器等等，让人们可以用极小的投入创造巨量的产品，所以社会化大生产是必然的，只要社会生产力进步一分，社会化大生产就加强一步。

当然，这里只是一个引出全文的部分，这些错误实际上也无伤大雅，而接下来的几个“小问题”，就没有那么简单了。

第二段末，文章指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成为高级知识分子并将其称为“知产阶级”。

而在第三段，则指出“无产阶级”会在无形中边缘化，在这里我不得不指出，虽然这个化用十分有趣，但名称却有极强的误导性，相较而言，我认为，此处的“无产阶级”应更名为“简单劳动者”，而“知产阶级”则应更名为“知识劳动者”。

为什么“知产阶级”要加上“劳动者”三字呢？原因十分简单，他们也是无产阶级的一员，可以创造多少生产力与阶级位置无关，有异于常人的知识也不会让一个人在阶级上移动半步，生产资料可以由知识创造，但不一定能由创造者掌握。过去几百年中，人类生产力飞速发展，这都是一个个无产者的成就，但无产者所拥

有的权力都是起义与暴动夺来的，一个人可以清北毕业，成为公司的总裁，看似光彩，但也不过是为股东们增值资本罢了，他可曾有过公司5%的股份？知识改变未来，但不包括自己的阶级，这一点是无论如何也要看清的。

文中第三段提到的“无产阶级”（简单劳动者，即《小问题》的作者提到的所有体力劳动者与非高难度脑力劳动者）的边缘化是一个重要的点，在阅读时，本人在这里做了最多的划记。这里的结论：“无产阶级”的边缘化是正确的，这一过程在工业革命中蒸汽机的轰鸣声里就开始了，机器在抢占工人的位置。在《资本论》的“机器与大工业”这一节中，马克思对这一过程的现象与原理都进行了介绍与分析，其结果仍乎昭示着资产阶级的胜利与无产阶级的失败。

于是《一个小问题》的作者指出“无产阶级或被政府抛弃或被政府赡养”。但是，这是错误的，作者只犯了一个错误，但是是一个关键的错误。

“不是政府选择如何对待无产阶级，而是无产阶级选择如何对待政府”。是的，主动权始终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

诚然，结合现实，基本与无产阶级挂钩的“劳动者”似乎是一个弱势群体，工资工时问题成为劳动者们永恒的伤口，但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忽略与忽视这个群体内部所拥有的力量，而且，越是底层的劳动者，这种力量就越大，去使用这种力量的决心就越坚定。一个无产者无法战胜一个资本家，但是十个呢？一百个呢？一万个呢？全世界所有的无产者呢？《共产党宣言》中的最后一句话：“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其本身便是对无产者这个群体伟力的肯定与号召，而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任何时期时段，若是忽视了无产者的力量，就会像乘法运算中忘记写正负号一样，使结论与正确答案相差甚远。

在引入与承认无产阶级的主动权后，《一个小问题》的作者所怀的那些担忧就可以消解掉了，当然这不代表作者的担心是不可能的。是的，无产阶级的主动性是一个个无产者主动性的总和，而占据主动的一个重要保持便是对敌、对我、对现状的清晰认识，这一点是依赖于知识的。明显的，《一个小问题》的作者在最后所指出的知识与学习的重要性是无

可辩驳的，或许论证过程略有些小小的问题，但答案是正确的，最后就化用一下《一个小问题》的最后一句话来收尾吧——好好学习吧少年，不论如何，无产阶级最重要的武器与工具就是知识，而无知，就是被淘汰的大过。

审 判

2020级17班 隋竞宇

穿过狭长阴暗的廊道，我站在了惨白的聚光灯下。

那是一个罗马斗兽场式的建筑，偌大的平台中央只有我一个人。环视四周，拔地而起的层层高台上，站满了无数身着黑衣、头戴假面的人。为首的那人面具是黑色的，手握一面旗帜，浑身上下充满了正义和威严的气场。

几天前，我被人陷害，不得不接受调查。不过，在经历了客观公正的调查之后，我坚信，我一定是无罪的。看着他头上的假面，我等待着公正的审判。

标志着裁决的旗帜猛地举起，直直地指向我，“你，为

莫躺平，空悲切

2020级17班
张珈硕

不知从何时起，互联网上掀起了一股“躺平”的风气。对“躺平”的人来说，不作为、不努力是他们眼里必备的品质；对社会、对他人的冷漠在他们看来好像理所应当。嘴里念叨着努力了也不会有好结果，并以此为借口对自己的冷漠开脱。他们坚信阶级已经固化，坚信人与人生来的不平等，坚信金钱的力量。他们如同在时代风雨中迷失了方向的孤舟，只在浪的裹挟下前行，以随波逐流当人生的信条。

但是，这个社会真如他们所描述的那般糟糕么？

在我看来，他们口中所谓的黑暗现实，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即使像美国那样发达的西方国家，哪个也没有做到完全的公

走进那个房间……可是，我真的无罪啊！

“法律会还我公道的！”我亮出了我最后的底牌，“你们，你，不能这样对我！”

“法律？法律当然会给你公正的审判，”为首者顿了顿，“但是这里的审判是我们共同作出的，符合道德的。我们是讲道德的高尚的审判者！就算你在法律上无罪，我们的宣判也绝无错误，因为这是大多数人的选择！”说罢，他举起了手中的旗帜。我看到了每个人口中吐出的文字，那是一个个光点，万千光点聚集起来，在旗帜上方凝成了一把写满“道德”“正义”字样的裁决之剑。我这才猛然意识到，他的气场，他的强势，他的催动审判的力量，都来自于他身后的千万黑衣面具的人们。

不应该是这样的，但是又好像很正常。这是我因头脑和心灵上的剧痛而坠入一片黑暗前最后的想法。

坐在法院的被告席上，我强忍着内心巨大的痛苦，张大双眼，看着法官手中的小锤缓缓落下，徒然地宣告着我在法律层面的无罪。

无罪，亦有罪。

（指导教师：马素芳）

何还不认罪？”

伴随着惊讶和无辜，我抬头辩驳道：“我无罪！那女孩诬陷……”

“少废话，人家女孩冤枉你？你位高权重，普通人根本没胆量举报你，一定是你太过分了！看看你都做了什么？”黑面具跨前一步，粗暴地打断了我的话，“像你这种位高权重的人，没一个好东西！”

“就是！”，“太对了！”，附和声此起彼伏，形成一股强大的威压，令人几乎难以辩驳。

“可是审判也要讲证据啊，怎么能只凭空口白话……”我的声音越来越小，因为黑衣人们汹汹的气势压得我几乎喘不过气。

“呵呵，这里不讲证据，”为首者的声音冰冷，不带任何情感，“这里，是大数人意志的天下！既然那么多人认为你有罪，你还有什么好辩解的？”

“我……”脑中一阵剧痛，我回想起了那张微笑，不，奸笑的脸。

“这种事，不管你有没有罪，犯不犯错，都是错的。当这件事出现在公众面前的一瞬间，就已经宣告了你社会生活的结束。好好感受来自社会的审判吧……”

或许我不该听信下属的话，

正和公平，而且在资本为王的国家里，平等是永远不可能的。一场全球流行的大疫情，已经让这些所谓民主、公平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脱掉了所谓的文明公正的外衣，显露出根深蒂固的不平等及嗜血本性。反而被西方国家妖魔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却在世界上表现出了难以想象的公平、公正。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是真正以人民的利益为重，并且在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步伐。放眼世界比一比、看一看，才能感受到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多么好的社会、多么好的时代。躺平的人难道连这些基本的事实也看不到，而自甘沉沦吗？可是幸福是奋斗出来的，天上掉馅饼的事永远也不会出现。

我们承认没有一个社会或国家能做到完全平等，我们承认在这个社会上人与人的发展情况千差万别，有的顺意，有的失意，有的彷徨，但这绝对不是一些人躺平的借口。他们厌恶趋利的资本，不愿铺下身子工作，可这所带来的后果，只能由他们自己承担。国家虽然不会让他们挨饿，但更美好的生活会在他们的愤愤不平时悄然溜走。他们一边说着国家的不好，一边又等待着国家去

拯救他们。如此强烈的割裂感让人感到难以理解。


他们口口声声人性的黑暗。确实，人性在很多时候经不起考验，但更多时候，我们却“不得不”赞颂人性的伟大与光明。这一点，疫情时的白衣天使们，勇闯火海、救灾抢险的消防队员们，那一个个逆行的背影，就做了最好的诠释。如果他们一样躺平，那不知要有多少人永远的躺下。

“躺平”的人所愤怒的，实际上是没有得到自己期盼的美好生活。心理上对社会一味的苛求、一味的索取。面对挫折，不是从自身找原因，不是踏踏实实奋斗，而是一味的埋怨社会对自己的不公，认为自己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可是所谓社会公平，只是相对的，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绝对的公平是不存在的。少付出甚至不付出的人追求所谓的绝对公平，是对奋斗者的最大的不平衡。如果人人躺平，谁去创造财富，谁去保证社会的安宁，谁去让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得到帮助？

当然我不认为那些躺平的人是贪得无厌，相反，我认为他们更像是在时代的大潮中迷失方向的孤舟，是在激烈竞争中丧失了意志的迷途的羔羊。

“互联网+”时代下，所有人都可以有自己话语权，在这一背景下，一些社会问题更容易被曝光，放大，甚至歪曲。在这一番番的狂轰滥炸之下，自然有人会被歪曲了认知，迷失了方向，成为了他人手中的利剑。当今社会也确实存在不能被忽视的问题，如房价、贫富差距、996等等。而我们必须正视这些问题，并积极地开动脑筋，为解决这些问题做贡献。而不应在互联网的角落里倾泻负面情绪，影响那些要积极向上的人，嘲笑那些努力工作的人。国家已经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并开始行动，腾讯，阿里巴巴等多家被公司被罚，公开声讨996，一系列的政策中，我看到了一个真正有希望的、时时处处为人民谋幸福的党和政府。

劳动最光荣，这是我们从小听到大的的一句话，不论在什么时代，不论在什么地方，这句话都是至高的真理。我们相信劳动能够改变人生，如同我们相信地球是圆的一样。“躺平”只是一种逃避的方式，不能成为生活的主基调，站起来来解决问题，才能通向真正的美好生活。

莫躺平，空悲切！

（指导教师：马素芳）

于破碎中走出的少年

2020级18班 王君卉

他曾于黑暗的破碎中迷茫，看不见远方。小时被诊断为渐冻症的邢益凡，四肢渐渐萎缩，无法正常学习与生活，常年忍受着病痛的折磨。虽然身体被摧残得破碎，但他的内心一直充满希望与奋斗的光辉，怀揣着对太空的向往与对自由的渴望，邢益凡最终通过付出比正常人多百倍的努力，考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伤病如影随形，却绊不住圆梦的脚步。四肢无力的邢益凡学习时，仅能将头艰难地撑在桌子上，躯干早已无法直立，却依旧忍痛坐在椅子上听讲。他那双澄澈的眼睛，不是被丧气、抱怨、黑暗充塞着，而是写满了认真、渴望与光明。他的生命也因他的不屈与坚毅变得闪闪发光。

《寻梦环游记》中有句话：“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点，遗忘才

是。”我们是否会因生活中小小的挫折而忘记追逐的梦想？是否会因突然来临的破碎而放弃生活的希望？倘若我们身患残疾，我们是否会遗忘自己，忘记自己生活的意义和人生的价值，而放弃为梦想奋斗与拼搏？我们总是忙于找寻破碎与完美之间的绝对平衡，烦躁或愤恨于命运的不公，但人生不是一场买卖，要想走出破碎，唯有自己改变命运，“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们便做自己的光”。征程不因荆棘而黯淡，奋斗不因破碎而消散。

我们坠落、破碎，掉入深渊，但我们终将被托起，被治愈。我们无所畏惧。邢益凡的十八年，受到了社会中许多人的关怀与帮助，他的中学以及大学都给他带来学习与生活最大化的便捷。北航的老师更让我感动，为了维护邢益凡的尊严，

老师在授课时不会刻意关注他，会像对待正常的大学生一样看待他，这样便不会引起同学们过多的关注与议论。我想邢益凡也是希望老师和同学能够看到的，是他的积极向上，而不是他身患残疾。

百年风华，盛世如愿。能生于最好的时代，享用着优质的学习与生活资源，唯有“不问凯旋，只求奋斗”的时代少年，才能够不负民族重托，成就梦想，于破碎中发出光芒。

（指导教师：马素芳）



“我活着干啥”

2019级9班 丁文博

“我活着干啥？”这是我的一句口头禅，用于在遇到困难时表示自己是个废物，不配活着。但这句话不单单只是一句口头禅，也是我时刻对自己的诘问。同志！你真的准备好看这篇文章了吗？小心！当你真正问自己这个问题的时候，它便会不依不饶的纠缠你一生，至死方休。

活着干啥？或者说，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显然，这是一个又大又空的命题，是横亘生死之间，无数哲人攀登终生仍不见顶的高墙。而我，只能从中揪出九牛之一毛，说与君听。

对此问题的探究有一个大前提：你世界观的基础是唯物还是唯心（冗长论证警告，可跳）？相信经过多年教育，绝大多数同志会不假思索的回答：

唯物。但我要更进一步，你为什么相信唯物主义？如果你答不上来，那么唯物主义之于你，就像真主之于 isis，或者就像一团飘在空中的意大利面条，只是一种不甚稳固的信仰。一旦你遇到什么足以震动你世界观的重大挫折，你那渴求依靠的心就有可能投向宗教的怀抱。

同志啊，我们唯物，就应唯物个明白，不仅要唯物的有理有据，还要尝试用科学解释一切玄学现象。当我们在做有关人生、世界、生死之类的宏



大溯源思考时，我们是在寻找一套能最好解释世界万物的宏大理论。故而，最好的理论应是最合理的理论。以唯物主义物质先于意识观点为依托发展起的科学以及相应的唯物哲学，正通过对自身的不断修正而日趋进步。

主观上讲，每个人看到的

世界都是自己内心的投影，不同的眼睛对同一客观物体的主观感受大相径庭。拈几例说，“情人眼里出西施”，“我言秋日胜春朝”。同样的景物在不同的心情下不一样，甚至人的主观身高（即他人对此人身高的估计值）都会随地位上升而上升。由此可见，通过主观方式去探究世界的本质是不甚可靠的，而哲学作为一门空中楼阁式的纯粹思想性学科，一旦失去了客观的指引，就会出现各式各样有些脱离实际的理论。比如尼采的超人哲学，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学术上讲，大思想家穷其一生的理论结晶，必定圆满而自恰，魅力四射。不仅难以驳倒，甚至对人有强烈的吸引力。但是由于其与客观事实不甚吻合，我也只能与他们说再见了。而科学告诉我们，所谓“粘性”其实是分子间作用力，所谓“感情”其实是不同激素的释放，所谓“色彩”其实是不同色光的反射，所谓“万物灵长”也不过是几千万年也不过是一只猴子。我们作为人类，对世界的主观感受已经大有不同，假如真有外星人的话，他们对世界的主观感受肯定与人类天差地别。他们甚至可能有不同的

感官，比如磁场感。他们会发展与人类不同的社会形式，发展人类完全欣赏不了的艺术。但如果他们足够聪明，他们会发现， $1+1=2$ 。他们会算出 π 的小数点后上万位，会测出 $C=3 \times 10$ 的9次方，会研究广义相对论，会发现宇称不守恒。由此可见，科学才是宇宙中颠扑不破的真理。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唯物主义的合理性不断增加，故而在全世界更广泛的被接受着。

既然确立了以唯物主义为基础的 worldview，我们便避开了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玄学问题，可以更深一步的探求人生的意义了。人类，不可否认的，是由猴子变来的。那么自然赋予人类的意义，便是繁衍子孙。动物行为学上讲，生物的行为是由动机驱使的。把动机的概念扩大并分类，则可以认为动机与意义有概念上的部分重合，并且是逐级递进的。人最底层的动机是生存动机，再向上是社交动机与生殖动机，少数人再向上发展审美动机，思想动机。人有其作为生物的共性，也有其特殊性。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是什么？感情吗？许多动物同样有感情，审美吗？织巢鸟同样有审美，那到底是

什么？我很坚定的回答：理性。没有任何动物拥有像人一样强大的理性思维。举一个例子，你见过现在社会有人活不下去跳楼，但你见过林子里有哪只猴子活不下去跳湖吗？没有。但在无数偶然性的叠加中，人类进化出了足够聪明的理性的思维。甚至聪明到开始思考自己是什么，为什么活着；甚至聪明到克服生物的本能，主动放弃生命。换个角度说，想找到人类脱离生物属性之处，就要看人类的什么行为是生物学所无法解释的。没错，就是思维。以现有的生物科技想要破解思维的秘密简直让人绝望，甚至为这玩意儿专门开了门心理学都解释不了机制。所以近来有科学家认为人类思维是量子水平的。嗯，遇事不决，量子力学。挺好。但我认为，正如主体原则性的对自身无知而只能求诸外界，企图用思维破解思维同样是不可能成功的。

当人类吃饱穿暖，不再只是任由大自然驱使的奴隶时，其他的意义出现了。不过绝大多数人的意义是由他人赋予，需要他人认可的。他们随着人流追寻着一个个自以为有价值的目标，当千辛万苦得到所求，喜悦感却转瞬即逝。（下接33页）



我想成为的人

梅小瑞

☆
青春之路

作者简介：

梅小瑞，东营市一中2014届毕业生。2018年毕业于北京工商大学传媒与设计学院，现就职于北京市房山区城关街道办事处综合办公室。

清早，坐在去单位的出租车上，看着窗外不断倒退的风景，思绪蔓延开来，原本平静的内心，却因司机的几次急刹车和嘴里不停的絮叨，变得烦闷起来，索性停止了胡思乱想，观察起司机大姐来。

司机大姐40岁上下，个子不高，顶着一头发黄的头发。自我上车以来，未与我说过半句话，却总是在不停地自言自语，一副旁若无人的样子，让我一度以为她是忘记了车上还有我这样一位乘客。看着大姐的样子，我不禁一乐。像她这样的人，在我以往的生活经历里，还是头一次见。这让我联想到，在别人眼里的我又是怎

样的形象呢？而我这一生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在我小时候，母亲总是告诉我，

“不能当

一辈子穷人”，要努力学习，摆脱农民种地的命运。那时候我还小，对于成为什么样的人，完全没有认知，只知道总有一天，会成为大的人，会自己挣钱，会顿顿吃饺子，仅此而已。而长大又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所以，对于母亲的话并



未太多放在心上，依然是按部就班的，跟大家一样疯，一样跑，一样上学，一样放假。母亲却不同，她坚信着，唯有读书可以改变命运，所以她尽力地督促着我要好好学习。而唯一能证明我是否好好学习的，便是每次的考试成绩，这一度

成为我的噩梦。只要每次考试成绩进入班级前十名，在我母亲眼里方才是合格的，对我而言便意味着万事大吉和过年的一身新衣服；而一旦跌出前十名，母亲也不过多责骂，只是要求我随她一起下地干活，无论是炎热的七八月份，还是饱含露水的深秋，我都曾因成绩问题随她去地里劳作。比起身体的劳累，最让我受不了的是别人眼里的嘲笑和自己内心深处的不理解，为什么别人不如我好就不必去地里，而我却不得不去受这样的屈辱。

我也曾多次与母亲抗争，而母亲态度却异常的坚决，只留下一句“不想种地就好好学习，考好了，我就不让你去地里”，便再也不搭理我。没有办法，为了不受那份辛苦，我也只能逼着自己努力一点。当初能踏实学习，仅仅是为了躲

避上地里干活，能和小伙伴们一起玩而已，至于成为什么样的人，有着多大的理想抱负，却是从未想过的。时至今日，我才知道自己因为那时的努力而受了多少益。如果你人生的任何经历中，有人劝你多读点书，多学点习，请一定要好好谢谢他（她），那真的会让你受益终生。

上初中以后，由于出身的低微和青春期的敏感，让我一度总是不自信，总是觉得别人瞧不起我，总是将别人想象成坏的样子，像极了刺猬，将自己的柔软包裹起来，总是将刺对准别人。后来我遇到了人生中第一位亦师亦友的人，在她的帮助下，我逐渐打开了心扉。在即将毕业的小卡片上，她写给我了一段话：“将别人想得好一些，这样自己也能更阳光一点，你是个善良的孩子，尽

情的张开翅膀，拥抱更大的世界吧。”这个小卡片让我珍藏了好多年，至今仍存在老家的抽屉的盒子里，尽管已经有些泛黄，字迹也有

些模糊，每每看到总能在心里激起一丝暖意。也就从那时起，做一个善良的人的种子，在我心里生根发芽，成为我此后人生路途上永远的指明灯。

再后来，随着遇到的人越来越多，人生经历越来越丰富，对自己的反问也是越来越深刻，最终在心里渐渐明晰出一个答案。就个人来言，首先要成为一个独立的人，只有这样才能完整地体验生命的过程，才能拥有独立的思想和灵魂，才能不断与自己对话，让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其次，要做一个能创造价值的人，要有所追求和敬畏，要有服务的意识和行为，要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最后，要保持善良和正直，在混乱的人生中守住初心和风骨，要有强大的内心，坚守正义，要勇敢地对不正确的事说“不”。唯有如此，才能无愧生命之途。

当有一天我老了，甚至有一天我死去，我多么盼望着自己能死得其所。纵然不能马革裹尸，我希望自己能成为一名烈士，一名能被人偶尔记起的人，一名能在别人内心留点痕迹、撒播种子的人，这就是我想成为的人。



在大学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陈知训



作者简介：

陈知训，市一中 2021 届毕业生，第 16 届二月文学社社长。现就读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晴天喜欢看书，喜欢看电影，喜欢旅游，喜欢踢球；阴天喜欢睡觉，喜欢打游戏，喜欢吃，喜欢发呆。很喜欢马尔克斯的一句话：凡是幸福无法治愈的，其他一切药物也都无法治愈。



大概不到三个月前，我来到了武汉，踏进了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校门。我还记得当时武汉的天气很热，我背着很沉的包，拖着行李箱在光谷窄窄的人行道上走。一时间我有种高二时背着包、拖着书准备搬教室的错觉。

关于校园

中南大校园有两个校区——首义校区和南湖校区。首义校区在武汉市中心武昌区，旁边就是黄鹤楼。南湖校区也就是我所在的校区则在

较远一点的洪山区。相比而言的话首义校区由于老校区的原因，校舍和硬件条件会差一点，但其堪称豪华的地理位置配置完全可以弥补这一点。南湖校区建校较晚，硬件条件和宿舍水平会更好。

说到南湖校区，我觉得最著名的不是什么标志建筑，而是房东的猫的一首歌：《下一站茶山刘》。她在歌里提到了文泰楼、桥楼餐厅、南湖大道、茶山刘站还有五三八，这都是南湖学生耳熟能详的地标了。从文泰下课后大家三三五五挤到桥楼吃顿饭，然后到北门南湖大道茶山刘站坐 538 去光谷的茶餐厅喝点下午茶，听来自各地的同学吹牛；或者在光谷转地铁，一直坐到江汉路步行街去，旁边就是江滩，在沿江

大道吃点东西然后去江边吹吹风……这样的生活是很多学生的日常。

南湖校区另一处亮点便是南湖。学校有一侧全部临湖，沿湖修了一些小广场和人行道。南湖视野很好，晚上在湖边拍日落也是很美好很经常的一件事情。有的时候吉他协会或者其他乐队会在小广场上抱着吉他和话筒唱歌，会有很多人坐在旁边从头听到尾，也有人骑着车半路驻足。小广场上有一块 zuel 的灯牌，是我们大学的缩写。我去看过一次，很多人围在一起，背靠着南湖，南湖那边是华农。如果你想唱你也可以去唱，就像你渴了就去喝水一样自由，一切都很随意。



关于专业

我目前就读于中南大的法学院。中南大法学院作为五院四系之一，也是曾经亚洲最大法学院，一直都是中南大最引以为傲的院系。今年法学院的培养模式是在大一时开设民法、宪法和法理三门专业课，然后在大二进行分流。分流时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大法、刑事司法、民事法等不同的专业。同时在大一会通过成绩筛选和笔试面试选拔出一部分学生进入知识产权班、卓越法律人才实验班等班级。通常这些班级人数较少，培养方式更优，但相应的学习压力和学业压力也会更大，知识产权班甚至还要学习高等数学。

中南大法学院的这种培养方式可以让学生在大一就打下基础，为以后法律知识的学习铺路。无论是法理还是民法、宪法，都能让学生找到学习法律的切入点和第一个台阶并培养起学生的法感情。

有很多人说法学是“秃头玄学”，意在表达法学知识体系的复杂和法律专业学习的困难。其实并不是这样。很多时候大学生都把课堂忽略了，把学习的任务放到最后期末的复习周里。一个学期的学习任务压缩到一个周，想背也背不下来。如果充分利用课堂时间和平时时间，法学院的压力绝对不算大，不然也不会被同学戏称为“养老院”。

最后

满打满算我在大学也度过了将近三个月的时间。这三个月我参加了院足球队，参加了校运动会。平时没事的时候球队的师兄和教练会带我们训练，训练完大家一起下馆子。没有训练的时候我会自己去外面转转，感受一下武汉的市井气息，或者在猫咖和小猫度过一整个下午。

总的来说，大学的生活还算安逸，比高中轻松太多。你有很多时间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去读自己想读的书，去吃自己想吃的东西。太多太多事情都是高

中时候想都不敢想的。但一周一次的新闻周刊现在也不会再看，看天下和读者也没有再读。现在也再找不到那时领着球鞋冲出教室时的兴奋。一下楼就能看到喜欢的人的机会也没有了。那个时候最简单、最纯粹的快乐到现在反而很难实现。

现在我跟我的室友们聊天时还经常提到我的高中生活。我们都仍然习惯拿身边最熟悉的那几个哥们儿开涮，只是听客全部换了一批人罢了。

所以，我希望所有的同学，珍惜你现在所做的事情，珍惜晚自习的最后几分钟，珍惜和朋友打的每场球，珍惜那个你想珍惜的人。我现在还能记得我高一时参加完升旗仪式，在回教室的路上抱怨：这三年什么时候能看到头呀。抱怨完还是得安安稳稳坐下来去做函数的练习。

我当时肯定没有想到最后会来武汉读书，也想不到这三年竟然过得这么快。



（上接 28 页）而强烈的空虚感迫使他们重新踏上追寻之旅，永无尽头。旅途的终点，死。在弥留之际，他们又有谁敢说：“我度过了有意义的一生。”？

每个人，大约都有这么个过程。陶渊明不也“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但是某些智者发现，事情不对。在上述追寻过程中，人获得满足的阈值会不断升高，一旦停止追寻，空虚便如潮水般涌来。为了防止被潮水淹没，人们只得转身不断奔跑，企图爬上高高的山巅。但心却像只贝壳，永远回响着潮声。而智者某天厌倦了追逐，从此走向了几条不同的道路。

存在主义者。他们抛弃他人赋予的意义，而自己给自己赋予了意义。他们是彻彻底底为自己而活的。他们一般心态平静恬淡，旁若无人地做着自己专属的事情，即使无法被众人理解。这类人是虚无的逃避者，但在思考死亡时，仍然无法避开虚无。存在主义是“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仍有信仰之嫌。

虚无主义者，他们大张双臂拥抱虚无。他们是痛苦的，有时痛苦得近乎麻木，但或许是最清醒的。他们的快乐阈值

无限拔高，到最后只有思考能带给他们一点快乐。对虚无的思考吊着他们的最后一口气，而不至于立马自杀。拜伦是此类人中的代表，他身边不缺女人，头脑不缺才思。他享有赫赫诗名，他游历世界，四处冒险，他甚至领导了一场反封建革命。但是，却没有一个人能治愈他那“致命的厌倦感”，他写道“我从未爱过这世界，它对我也一样”“纷纭的世人不能把我看作他们一伙，我站在人群中却不属于他们。”（《我从未爱过这世界》）

享乐主义者。不要把他们简单的当做沉湎物欲的纵欲者。他们力求将快乐与痛苦的差值增至最大。他们经营生活的方法是一种哲学，也是一种艺术。他们不会对某些东西上瘾，因为上瘾以后重复进行的是躲避痛苦而非获得快乐。取而代之的是，他们不断寻找新的刺激，发现四周的美，珍惜每一丝美好。他们认为单调的重复同样的生活 100 年，不如精彩的生活一天。他们希望使生活多姿多彩，以在主观上延长生命，即回忆起来感觉经历了许多许多年。他们同样是虚无的逃避者，但虚无又怎是捣衣砧上能拂去的呢？

荒诞主义者。他们更多是处于一种迷惘的状态。世界变化太快了，令人目不暇接。曾经慢生活中可供依赖的安全感被击得稀碎，不复存在。他们认为自身的命运不可把控，亦不可预测。世界是荒诞的，人生是荒诞的，喜剧演员可以成为总统，中产阶级可能因病赤贫，一边是山区里的孩子一日三餐吃洋芋，一边是狗狗马克今晚吃战斧牛排。而他们也只能同样变得荒诞，以适应这荒诞的世界。

这四类人，本质上的区别是对意义或对虚无的认识不同。谈到虚无，就不能不谈谈死。在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中，物质先于精神，你的死去对世界没有任何影响，但对你却意味着一切。同志们，想象一下吧，终有一天你将与世界斩断一切联系，你不能再感受世界中的一切，你头脑中所有高深的思想，甜蜜的爱情，难忘的回忆都将不复存在。几十年后当认识了你的人相继离世，你在世界上存在的一切痕迹都会被抹去，就像你根本不曾来过。也许几百万年后人类这个物种也将消失，宇宙中再也没有头脑思考存在的意义，只留太阳孤零零的照耀着毫无生机的地

球。讲到这儿，你怕死了吗？你还觉得人生是有意义的吗？在唯物主义世界观中，虚无几乎是思考者必然的感受，但却不是必然的结论，上述四种人四种世界观本无对错之分，他们同样由虚无与意义出发走上了四条不同的道路，这本身就是一件有趣，值得研究的事情。

在虚无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人们会自然想到世界的真实性问题。曾经我有与庄周梦蝶、楚门的世界、缸中之脑一样的想法，认为我们无法断定我们所处的世界即为真实。我们分辨游戏世界、动漫世界、梦中世界与现实世界的依据，不过是在现实世界中待的时间最长，由环境塑造了我们的判断标准。我构思了这样一个思维实验：一个智慧生物，从不睡觉，一天12小时在一个世界，12个小时在另一个世界。那么如果他也在思考类似的问题，那么他不会想这两个世界哪个是真实的，而是想这两个世界是不是真实的。但是，最近我改了主意。非常偶然的，我得知世界的真实性还可以由合理性来推断。我立即着了迷，并开始发散，最终得出结论：我们推断世界真实性的根本因素还得是数学。只要1+1还等于2，

就算周围出现了一堆克苏鲁怪物，那这个世界也是真实的，我可能是不小心拿穿梭枪开了个虫洞去了哪个平行宇宙。但只要数学或由数学发展出来的科学得出来的结论与事实不符，那就要怀疑有人把VR眼镜放在我头上恶作剧了。

同志！最后的最后，我不想说什么“奋斗的人生最美丽”或“顺心而行”之类的俗话。人生议题是宏大而无定论的，我不想也不能告诉你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我只希望，你从现在开始思考：我为什么而活着。

后记：1.高三时间紧迫，只能趁大周抽空匆忙写完，文章并不成熟。2.主旨不甚突出，我愿称之为乱写。3.zimablu(齐马蓝)是我见过最好的探求人生意义的短片，无论是blue的双关，复活节岛石像的隐喻，还是最后失败的悲剧，都震撼着我的心灵。4.我对哲学的了解仅限于名词解释，其余全是我空想出的架空理论，不对再正常不过了。热烈欢迎讨论，但请不要和我纠缠语言学问题。5.热切寻求喜欢思考人生或感情炽烈/有诗意的朋友。q2720931828。🌐

仰望星空

2021级26班 孙知勛

曾经，
他是无垠大海下的一片陆地，
梦想着仰望星空，
却被浓稠的蓝黑色束缚。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埋葬了三叶虫的讥讽，
幻想着灯笼鱼的描绘。

终有一天，
感觉到理想的召唤，
穿过万里的重压，
“那就来吧！”他大声喊。
周身的泥沙兴奋地跳动。

痛苦啊！是无尽的折磨。
爆裂的岩石撕裂了寸寸肌肤，
翻滚的岩浆灼烧着段段脊髓。
时间在飞快而又缓慢地流逝，
刹那间，
万籁俱寂，柳暗花明。
超越了大海的桎梏，
流转的星空是超越幻想的奇美。
人们赞颂他的新名：
喜马拉雅！
可他知道，
自己仍是海下那片陆地。

(指导老师：李姝)

作者简介: 李昊轩, 笔名雨然, 2019级10班学生。祖辈十七代皆平民, 故未尝得父荫庇, 却偏偏无筋骨之苦、体肤之饿, 自难登“天被降大任者”之堂。不精文墨, 不知阴阳, 诗词格律一窍不通, 五谷杂粮一概不分, 只好写小说。由此观之, 再混几十年或许能有些出息。喜欢写东西, 一直感觉写作就是一种奇妙的过程, 将自己的所言、所闻、所感, 从回忆中拎出, 编码, 将自己对生活的体悟贯注于笔下每一个人物中, 去推演最为可能的结局。感觉写作是一种释放的过程, 而让我们期待会撞见一个会心的微笑。

盛夏的时光

2019级10班 雨然

一

两年前的那个盛夏, 是我
最难忘的一段时光。

那时候, 中考刚结束, 久
绷的心随时间的“贬值”而迅
速松弛, 只记得出成绩的那天
最想做的就是效仿范进到左邻
右舍门前吼一嗓子: “噫, 我
中了!”

记得中考前, 曾无数次地
咬牙发恨在心中对自己许诺说
考完了就去疯一把。中考结束,
自然到了实现诺言的时候了。

曾经拉着要好的朋友一起
坐在广场的雕塑下谈人生谈理
想直到后半夜, 末了还不甘心
骑上车子在空旷的街道上狂

飙……

曾经一时头脑发热花三天
时间打好腹稿背上纸花贺卡打
算对着暗恋许久的女生表白,
结果被姐姐反手卖掉, 一个人在
约定的地点傻傻地等了半个
多小时……

还曾因玩得过欢去老家时
将姐姐的猫锁在无人的老屋
里, 几天后想起来赶回去, 那
只可怜的猫有气无力地倒在床
上幽怨地瞪着我……

三个月的时光, 太多那样
的回忆。

然而当假期接近尾声, 当
我即将穿上新校服到新环境中
去, 心中却总是有些落寞。

那些心底的苦与涩, 往往
不是一时的欢笑能掩盖的。

二

记得第一次听到她转学的
消息时, 我正赖在堂姐家喝咖
啡。

下一秒就被咖啡呛到了。

大脑一片空白, 嘴开开合
合, 却始终拿不定要说什么。

贺卡也收了, 煽情的宛若
愚人节恶劣玩笑的告别信也收
了, 你还在盼望着什么呢?

我答不上来。

但……总感觉缺点什么。

一切的一切就像俄狄浦斯
的诅咒——虽早有预料, 但当

它真的发生时，依旧显得那么沉重，那么猝不及防。

河边的青石，纷扰的小巷，角落里冒着热气的奶茶店，湖畔风中摇曳的树影，无不刻印着我们存在过的证明。

相遇、相知。仅凭一封告别信与三百多里地的距离斩断近十载的友谊，可能么？

可能。

不是没有想过提笔写点什么寄过去，或是借什么通讯工具联络，后来想想，放弃了。

始终拿不定主意该说点什么，该如何措辞，最后只得将一张张纸揉成一团，扔到心底最狭小的角落，听凭它积满灰尘——

呵，时间，你又赢了。

三

时间是万能的，它向来如此。

前几日心血来潮去了一家自助餐馆，待再度打上饭回到原来的位置时，愕然地发现筷子同擦放的空盘一起被收走了——倒也在情理之中，顺手拿过邻桌空位上的筷子，我继续进食。

仿佛早已习惯了。

从什么时候开始习惯的？

我不知道。

可能是天性使然吧，我本能地厌恶拍照、厌恶一切临别前的合影留念，任凭自己寥寥的记忆去对抗时间的洪流，而不得不忍受它一点点磨碎与昔日好友联系时产生的痛觉。

但即使这样，我还是珍视那段被冲洗得褪色的记忆，紧紧地攥住它，如同攥着一束救命的稻草，不让遗忘将其从我手中抽走。

曾在新春佳节之际，给两年前的朋友寄去了两年来第一声问候，发完后我便后悔了。

其实，也无所谓了，反正他们大多没有回复我。

再见，盛夏。

再见，盛夏的时光。

一盘 曲奇饼

2019级10班 雨然

老托勒静静地躺在床上，他的眼皮开始打架，他的身体渐渐地松弛了下来。

他累了。

一米金色的阳光打进了他的房间里，打进这间陪伴了他数年的书房里，为床中的书架镀上了一层金边。

老托勒静静地躺在床上，他已没有力气再提起身来打量这陪伴了他多年的老伙计了。

他累了。

他现在什么也不想做，什么也不想考虑，只想静静地等待生命中的最后一刻。

远处依稀传来了开门、关门的声音，以及淡淡的香气。

曲奇饼的香味。

老托勒喜欢吃曲奇饼，但青年时曲奇饼多分给老伴了，中年时曲奇饼都留给儿子们了。近日又因为身体的缘故……总之，他已经很长时间没吃过曲奇饼了。

老托勒静静地躺在床上，他想吃曲奇饼，他觉得对一将死之人而言，曲奇饼是否会危害他的健康也无所谓了。

一米金色的阳光打进他的房间里，温暖了整个房间。他的大儿子坐在床沿，守在他身旁，翻看着镀上金光的书。

老托勒静静地躺在床上，他听着身旁翻书的声音，闻着远处曲奇饼的香气，他感觉四肢的力量又回来了。

他艰难地翻身下床，双手

竭力撑起自己的身体，一寸一寸爬到了餐桌前。

他的老伴恰巧从厨房里出来，手里端着一盘散发着香气与热气的曲奇饼。

闻着曲奇饼浓郁的香气，老托勒忍不住了，他穷尽全身的力气，伸出手，颤颤巍巍地从盘中拿起了一块曲奇饼。

曲奇饼被老伴打掉了。

“为什么？”老托勒痛苦地问，“为什么不给我……”

“这是为你葬礼上的宾客准备的。”老伴瞪了他一眼，边说，边将曲奇饼端到了一个老托勒够不到的地方。

周遭碎了。

老托勒依旧静静地躺在床上，他好像没有下去过，自然也没有吃到他挂念的曲奇饼。

他的大儿子坐在床沿，手中捧着一本镀上金光的书，翻看，偶尔望一眼静静躺在床上的他——确认他的状态。

一米金色的阳光打在房间里，阳光在渐渐淡去，房间中的一切也在随阳光黯淡。

远处依稀传来老伴警告孙子不要偷吃曲奇饼的声音。

老托勒静静地躺在床上，他忍不住了，他实在太想吃曲奇饼了，他强撑着，竭力伸出手去，想引起大儿子的注意。

可老托勒的大儿子没有看见老托勒探出的手，或是看见了，却没有在意。他仍在专心致志地看书。

不过碰巧进来的小儿子看见了这一幕。

老托勒的小儿子立刻领会了父亲的意思，他将手中的纸笔塞了过去——他不满于现有的遗嘱已经很久了。

老托勒静静地躺在床上，长时间的虚弱使得他有些许恍惚，不过这不影响他闻到曲奇饼的香气，感受到手中东西的存在。

金色的阳光散去，暮色笼罩着房间，夜，漫进这陪伴了老托勒十余载的书房。

老托勒静静地躺在床上，嘴里叼着一支笔。

他已然没有了呼吸。

全家人面面相觑。

大儿子忙着构思应对宾客的说辞。

小儿子在懊恼为何没有早点进来将纸笔递给父亲。

老伴则在庆幸提前准备了一盘曲奇饼。

老托勒静静地躺在床上，他的嘴角还沾着些许黑墨水。

他在笑。



某生：唉~

甲：你为什么叹气？为什么阴着张脸？你不开心吗？你为什么不开心？

乙：就是，你凭什么不开心？你看看你现在的条件，吃饱穿暖，无冻馁之患。古语云：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古人在那样条件下都能自得其乐，你凭什么不开心？

丙：现在的年轻人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丁：他们说他们难，但每一代人，各有各难处，他们难，有我们那时候吃不饱穿不暖难吗？他们难，有面朝黄土

背朝天难吗？

戊：你别说，现在的孩子，就是被惯坏了，矫情！吃不得苦，稍有一点儿苦就受不了，我那上学的时候，每天早晨四点就起床了，那时天还没亮呢……别看我现在这样，我上小学时成绩也是名列前茅，后来因为家里原因才辍学的……

己：少年不知愁滋味，欲赋新词强说愁……

庚：这孩子……有什么不高兴的说出来，只叹一口气……欲说还休的……

辛：现在的年轻人都这样，不爱说话，只爱看手机。

壬：就是，说起手机来，我深有体会，你看孩子们，也不玩陀螺，也不滚铁环，就算看看书也是好的呀……他们不，他们一天到晚就盯着手机……

癸：依我看，当下抑郁症发病率高，孩子行为偏激都是手机导致的。不仅如此，你看那些小学成绩很好，大了后成绩下滑的，也都是手机游戏导致的，你看这孩子闷闷不乐的，还频频叹气，说不准也是受手机游戏所累。

子：听说现在还有以玩手机为生的职业，真是世风日下！一代不如一代！说实在

的，我在下面都替上面那些孩子着急。你说他们一个月顶天也就挣那点钱，小时不多学点本事，长大了怎么办。

丑：我家孩子也是，说他他也不听，老是说其他同学也玩。真是的，他们说他就信！你看现在谁不是在背地里拼命学习，哪还有时间玩游戏。

寅：我其实也不是那么死板，一开始我也觉得该玩的时候就就得玩，觉得玩点游戏没什么大不了的，后来发现真的不行，你看孩子一天起来就对着手机嘀嘀咕咕，一局不完成说什么也不肯放下手机。我也喜欢过游戏，什么连连看、消消乐也都玩过，哪有他们这么上瘾——和中了毒似的。

卯：就不能让孩子玩手机，你看网上一起起青少年犯罪事件，归根到底还不是网瘾导致的？你再看近日吴谢宇弑母案，听说他也玩过手机，那这件事多半也是网瘾导致的。

辰：所以，手机，特别是手机游戏，就是万恶之源，就不能让孩子玩手机！

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子丑寅卯：

对，就应该禁止孩子玩手机！

叹屈原

2020级4班 武永鑫

先有彭咸謇言兮，
自投身于江水。
后生灵均作歌兮，
终葬骨于鱼腹。
歌传江之南北兮，
惟难入怀王耳。
在上披猖无度兮，
天下无以为正则。
苦平寻药千方兮，
兴国无路原难平。
欲学商后叔伯兮，
见饥民于郊野。
居林穴而忧国兮，
咏《离骚》以为绝唱。
天地为之动容兮，
渔伯欲劝其返。
怀恨浸染沧浪兮，
水停流而哀叹。
今滚滚东流入渊兮，
汇遗恨而使四海咸念。

临江仙·校园秋意

2019级10班 沈珞

零落红叶铺绣卷，翩然草木芳归。江烟暮色晚风催。一泓残照里，小楼映金辉。
谁染光阴笔墨暖，满堂清越高飞。长风好去锦云随。书香盈芳径，灯火散秋悲。

少年游

2021级 清梦

三更星子挂天涯，明月绕轻纱。秋风轻扰，玉铃微荡，闲客染霜华。
忽而忆起当年事，心绪顿如麻。往日崎岖，去时好景，追忆使人乏。

菩萨蛮

2021级 清梦

白驹过郤流光驶，一中园里深秋至。满地落橙黄，盈盈丝缕香。
感知风涣散，侧看云舒卷。枯木叶飘零，松枝仍泛青。

虞美人

2020级2班 张福祥

桥边柳瘦伤花落，残片惊湖破。闲云闲卧俯清波，雁送黄昏声断更蹉跎。
星斑点点幽人过，斜月擦肩错。问秋心事欲何说，一树青枫今染六分多。

虞美人·初雪

2021级6班 流火

狂风吹雪梨花雾，片片织罗幕。宵长朝短对案牍，寥阔天地唯见立苍竹。
琼枝玉树映窗外，临轩闻万籁。夜来卧听漏滴声，灯影摇曳槛外月空明。

追赶太阳的人

2021 级 24 班 王瑞瑄

我是一个追赶太阳的人。

和着晨光与朝露，
聆听耳畔欢快的鸟鸣。

我问朝霞：

“太阳会去世界的尽头吗？”
朝霞点点头，
哦，朝霞是活泼清澈的希望。

我是一个追赶太阳的人。

伴着斜雨与细草，
感受扑面而来的热浪。

我问向日葵：

“我若是哪天放弃了呢？”
向日葵叹叹气，
哦，向日葵是坚定不移的朝向。

我是一个追赶太阳的人。

踏着鼓点与白云，
珍惜身边细碎的清凉。

我问黄昏：

“怎样才能追赶到太阳？”
黄昏微微笑，
哦，黄昏是燃烧生命的绽放。

当我走到世界的尽头，
无论太阳是否被我追赶上，
我都不曾后悔。
路途的风景如此美好，
追赶本身就充满了力量。

（指导老师：陈丙芹）

如果

——给母亲的情诗

2021 级 35 班 张玮婷

如果有如果
我可以回到过去

如果有如果
我和你相遇
我会告诉你
“不要再对她发脾气。”
因为幼稚的世界观
看不见成人世界的压力

如果有如果
我和你相遇
我会告诉你
“一定记得让她先挂电话。”
因为她也会有说不完的话

如果有如果
我和你相遇
我会告诉你
“一定要珍惜你和她的家。”
因为未来这是你唯一的牵挂

可惜没有如果
所以，一切愧疚的、后悔的、难过的已经过去了
抬头看，还好你没失去她
牵起她的手，走向未来吧

（指导老师：李姝）

葬 礼

2020级 告木

近日，我去参加母亲那边一位远房亲戚的葬礼，竟然在灵堂前碰见了我的一个朋友。朋友的父亲也是逝者的一个亲戚。葬礼结束后，我们在户外散步时，他忽然对我讲起了他的姥姥的葬礼。那时他还是个十四岁的少年。下面是他的讲述。

一个寒风凛冽的早晨，我由父母带着去参加葬礼。我姥姥的葬礼。

殡仪馆的空地上已聚集了一些人，多半是亲戚。他们见了母亲，脸上都显现出沉痛和悲伤的表情来，母亲也含着一汪眼泪。母亲是姥姥的四个孩子中最小的，然而她的头发也已经花白；她正走向她的二哥。两人稍作问候，便各自回过身揩起了眼泪。

亲戚们都过去安慰一番。我透过敞开的门，看见灵堂正中挂着的姥姥的黑白遗照，便抑制不住地抽泣起来。我的姥姥去世了，我很悲伤。然而我看看周围的人，又隐约觉出一些奇怪的事，却模模糊糊的，终

究说不上来是什么。我渐渐止了哭，旁经过放着哀乐的音响和白纸做的灵幡，去母亲身边。

母亲也已经不哭，她正叠着一沓纸钱，预备着投到焚烧炉里祭奠。她的姐姐在灵堂里面，大哥在隔壁小屋里接待亲戚，二哥却不知道去了哪里。我问母亲我现在能帮忙做什么，回答是什么也不需要我做，各人都已分好工了。果然亲人们都远远地分散在各处，一声不吭地干着手里的活计。我一时并不忍走进灵堂去见姥姥，只是在灵堂外的小广场上转圈，踢着地上的小石子。这时我的思想飘散出去，回到遥远的七年前。

那时姥姥突发疾病，经抢救保住了性命，但脑部严重受损，状态接近植物人。她既不能挪动，也说不出话。从那天起，那个和蔼慈祥的老人已从这世上消失，只剩下她的日渐枯瘦的躯壳僵硬地裹在一床小被子里。她的四个孩子轮流将她接至自己家中看护。姥姥躺在不同的床上，用相同的呆

滞目光望着相同的白色天花板——盖的被子似乎也是同一条：一条黄色的、印有小花图案的薄棉被。我敬爱姥姥，但我不知为何十分厌恶黄色，到了平时走在路上也总是要避开黄色地砖的地步，为此还差点出了事故——想到这里，我尽力把黄色赶出脑海，然而思绪却不自主地回到了更遥远的九年前，那是一个黄色铺天盖地的早晨，那是姥爷的葬礼。

黄色的菊花摆满灵堂，黄色的纸钱漫天飞舞，初春的野地里开满黄色的小野花。姥爷身穿黄色的寿衣，安详地躺在灵堂正中，像是睡着了一般——我多希望这不是一场永眠，我哭着徒劳地试图把他叫醒。我幼小的手掌中，还紧攥着一支野地里的小黄花。姥爷从前是位军人，受着全部亲人的尊敬与爱戴。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也在用钢铁般的意志与癌症作斗争，最后在儿女们的陪伴下有尊严地闭上了眼睛。葬礼的最后，我将手中的小黄花投入火中，鲜嫩的花瓣化为

灰烬，同纸钱的碎片一起缓慢地飘荡在空中。现在想起那场葬礼，我的眼中还是会充满泪水。如今姥姥也走了，去找姥爷了，她会如何对他诉说呢？会讲起自己躺在床上七年动弹不得的痛苦吗？……

我迷乱地想着，忽然又想起有次母亲带我去二舅家看望姥姥的情景来。母亲把姥姥的身体翻过来，皱了皱眉，问二舅：“妈怎么生了褥疮？”

我看见姥姥的身上有一块皮肤红肿溃烂了，有黏稠的淡黄色液体渗到垫布上。我感觉自己的皮肤上也像长了疮似的，在他们后面疼得直呲牙。姥姥脸上却没有任何表情，任由两人翻动。

二舅解释道：“刚来了暖气，一时有些热……”

母亲一把扯下姥姥身上的被子，就是那条黄色小花被。“那你还给妈盖这样的被子？……”

两人用方言大声地说着什么，我也不知是不是吵了起来。这样的对话在他们兄弟姐妹间时常发生，而且越来越多。此时我的确感受到了暖气的闷热，就出了房间。后来我们回家，路上母亲一直半闭着眼睛，仿佛疲惫不堪。

母亲在电话里向她的姐姐埋怨二哥的不负责，这时我就会想是不是也有人会向另一个埋怨母亲。随着姥姥卧病的持续、我们探望的增多，母亲他们脸上的皱纹、头上的白发也越来越多，相互之间的话却越来越少。一次母亲和二舅一起给姥姥从鼻管中灌食，我俯下身来看着姥姥的脸。姥姥本就张不开的嘴因皮肤的松弛闭得更紧了，眼中的光亮也已为浑浊所代替。这时我忽然听见一声从鼻子里哼出的烦闷的叹息，就抬起头，然而母亲和二舅仍然保持着刚才的动作，沉默地推动着注射器；他们的表情似乎没有半点波澜。后来类似的声音我也经常听到，而且更多是在一场争吵后的沉默中和安静的回家路上。姥姥也沉默着——当然也只能沉默着，盯着苍白的天花板。

我突然觉出姥姥最大的痛苦，并不在于动弹不得，也不在于生褥疮，而在于她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儿女因她而起了争执，并且将她当作一件……一件像是累赘一般的东西来看待——不，现在想想或许是这个家庭先前就有些许不睦，只是在她猝然病倒后裂痕变得不可掩饰了而已。不过我可以肯

定，但凡姥姥能说出一句话来，像姥爷一样维护自己的尊严、维持家庭的和睦，至少给予儿女少许安慰，这样所有的情况都会好很多……然而，这早已不可能了。

我怀着沉重的心情回到灵堂，终于见到了躺在棺中的姥姥。奇怪的是，姥姥的模样反倒比生前更加周整，拔出了鼻管，也化好了妆，姿势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僵硬，脸上的表情看上去甚至有些轻松。我赶紧抬起头来，看见了母亲和她的二哥——他们疲惫的脸上，竟也有刚才那种轻松的影子。我悚然起来，反反复复地揉着眼，以为自己出了幻觉。我不敢再看姥姥，也回避开他们两人，独自跑进寒风中，为自己刚才的想法感到羞愧与罪恶：那怎么会是轻松的表情呢！这可是葬礼！这些可是我的亲人！但是那隐约的表情的影子，却一直像先前的黄色一样不停地在脑海中盘旋……

葬礼将要结束，母亲将叠好的纸钱投入焚烧炉中。她从怀中一张一张掏出纸钱，仿佛从心中掏去什么，掏空什么。我突然觉得这场葬礼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长得有七年那么久。它用焚烧炉的烈火慢慢烧

草长莺飞

2020级30班 王一伊

蚀尽参加的所有人，连同他们心中的东西……薄薄的纸钱像黄色的飞蛾般扑入熊熊烈火中，橙黄的火光映亮了母亲的脸色。我再次见到了那令我恐惧的表情的影子，但同时也见到了那通红的眼圈下沉重的眼袋和在寒风中飞舞的数缕白发。我逐渐释然下来，想：就算那是轻松的表情呢……也怪罪不得的，母亲他们毕竟真是太累了啊，整整七年……或许这场终结的葬礼，对姥姥和他们来说都是一种解脱吧……

但是，但是……

花圈和衣物也被投入火中，还有那条黄色小花被。小花的形状在火中扭曲，黄色的棉线化为灰烬，整团被子在火中痛苦地蜷缩起来，我的心忽然揪紧了。

但是，这一切究竟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样？

尽管一切都确实合理的解释，我却突然感到难以抑制的悲伤，为着那个忍受了七年痛苦的人，为着那些一同忍受了七年痛苦的人，为着这场不仅在此时此地为一个人而举行的葬礼。

我突然在寒风中号啕起来，亲人们惊异地回过头。葬礼的灰烬在我朦胧的泪眼前缓缓飞舞。

寒冬

1931年的沈阳，正值寒冬，万物寂寥，一片萧条落寞。“岁暮阴阳催短景，天涯霜雪霁寒宵。”已经入夜，风吹来时彻骨的寒，寒得仿佛要把世界冻住，希望它永远守住银装素裹、洁白无瑕。

许是寒夜肃杀，城内一片凄凉的气息。城门口下定睛一看，是一少年孤身矗立在寒月之下，仰头望着城门，在雪月光映照下可以看出城墙上面悬挂着东西——是人的头颅，血淋淋的，又盖了一层雪，也许结成了冰，白红映衬是这世间最沉重的，也是老天怜悯，让整个世界给他们做了白棺。

少年就那样站着，直直地站着，也不知站了多久。少年的眼神很空洞，透出的许是悲哀，许是仇恨，复杂得讲不清楚。不大的年纪，一身绫罗绸缎，手指修长白皙，如今沾着血污垂在身旁，紧握成拳。

“爹，我会给你报仇的。”

少年干涸的嘴唇一字一顿地吐出一句。

少女在雪色和月色间的那头走来，到他身后，轻轻地扯了扯他的衣角：“少爷，回去吧，你从昨天站到现在，身子会垮的。”

“阿鸢，别叫我少爷了，我早就不是了。”少年的嗓音嘶哑得不成样子，他低眉，望着身上的绸缎，在这寒夜下也亮得刺眼。

“好。”沈鸢应下，也未多言语。

许长飞的父亲是沈阳城首富，一方巨贾，日本人来后，觊觎他家的财富，便安了个“抗日”的名头，砍头示众，将头颅挂在那城门上，其他几人也大抵都是如此。整个城笼在一种血色恐怖中。

沈父是许家的坐馆先生，与许父素来交好。在许家被洗劫之际，又拼死救出了许长飞。

他虽活了下来，但亲人生者无几，都寻不到了踪迹。

“长飞哥，爹叫你回家吃饭，走吧。”沈鸢见他握拳的手上隐隐有干涸的血迹，心中一抽一抽的痛，随即将他的手指一根根地掰开，握住。她的手小，握不住全部。许长飞的眼中有了些许神采，低头看她。

沈鸢的脸色也很憔悴，只是那双杏眼，那么亮，看着他。里面有关怀，有希望，有明天。

许长飞反手包住她的手，小小的；二人一同归家。影子一长一短，消失在愈发浓沉的夜色当中。

早春

又是一年，沈父带着沈鸢和许长飞去了老家南京，开了个书馆教书。偌大的神州，也就金陵几处未沦陷，还是繁华早春，草长莺飞。

“阿鸢，你看外面天气如此好，放纸鸢吗？”许长飞望着窗外阳光和煦，缕缕清风吹得柳枝轻浮。

“想啊。”沈鸢答道，却皱了皱眉头，“可是咱们家没有纸鸢。”许长飞笑笑，带她走出屋门，指着墙角立着的那个崭新艳丽的纸鸢。

沈鸢心里惊喜，望向身侧

的许长飞，一身粗布衣袍，却掩不住的出尘俊秀，身姿挺拔，他正期待地望着她。

“长飞哥哥，谢谢。”沈鸢在二月的春光下笑得明媚，晃了许长飞的眼。

“真是的，你也不早些告诉我。”沈鸢嗔怪道。

“若早些告诉你，还不是被学堂的那些小鬼抢去，你又向我哭鼻子。”许长飞抚了抚她的秀发，笑得温柔。

许长飞深知她的心性，他父亲在前屋开了个学堂教书，总有些小孩下了课便跟她玩。他前些日子送她的小麻雀、草蚰蚰什么的小玩意，全被他们夺去玩了。沈鸢好脾气，也纵着他们。

“那我们走吧。”沈鸢拉着许长飞，穿过前屋，那些孩子正在诵诗，看到她手里的纸鸢，目中有艳羡色，但看到了她身后的许长飞，便讪讪地把目光收了回去，继续诵诗。

“俯视洛阳川，茫茫走胡兵；流血涂野草，豺狼尽冠缨。”

孩童的声音稚嫩，诵着不知道什么意思的古诗。只是许长飞神色微敛。

到了城郊空地，绿茵弥漫一直到天边，阳光和煦，风缓缓吹来，送过花的甜香。

沈鸢和许长飞将纸鸢放到天上，待它稳定，便坐在一起，抬头看着。

沈鸢转头看许长飞，有他在身边，日子过得简单而又幸福。她笑了出来，许长飞看她笑得傻乎乎的，便也笑，二人对视，仿佛没有家仇没有国恨，沈阳没有破城，他们也未逃到南京，浩大而空旷的天地间，再也容不下第三个人。

但他……终是有件可能让她不开心的事情告诉她。

“阿鸢，政府说要招空军，我报名了。”许长飞说得小心翼翼。

“空军？这真适合你，长飞、长飞，长久地飞行。”沈鸢见他模样小心，生怕自己生气，强笑了笑。

“阿鸢，我可能……三天后就要走了。”许长飞说得艰难，见她未答话，便又急忙道：“你若不让我去，我便不去了！”

“你去吧。”沈鸢笑不出来，却还是去笑，她觉得自己应该笑得很丑，但她怎么能让他动摇呢。

她仿佛又看到了沈阳那个寒冬，红白相间的血，粘稠湿冷滴到城墙下的雪里，化也化不开的仇恨与悲凉在寒夜里弥漫又弥漫……

许长飞也不说话，就是望着她，望着那个胆小怕事被孩子抢过东西，也曾被狗吓哭，也曾在彻骨的寒夜中牵起他的手，踏着白雪和冷风一直走到今日的姑娘。

“我等你回来。”一滴泪终于不堪重负，划过眼角。

许长飞在最后的三天里，陪着沈鸢将南京城上上下下大大小小的地方玩了一个遍，夜里待她入睡便挑灯给她做了很多很多的纸鸢。

他走时是个清晨，她在城门口站了很久，直到他的背影消失在她的视线，直到夜幕降临华灯初上，直到春日的柳絮纷飞迷了她的眼，她知道不管她站多久，都不会有许长飞叫她回去吃饭，不会在春日里陪她放纸鸢，不会再有平常的日子一天又一天。

身死

是一个冬日，虽在南国，风却彻骨的寒。

一个人敲开了沈家的门，给了沈鸢一叠书信，一句话也没说便走了。

沈鸢知道，那一天终究是来了，这些信是她写给许长飞的，如今悉数在此。

她颤抖地打开了最上面的一封，闭上了眼睛，一滴泪从眼角滑落。她睁开眼，熟悉的字迹映入眼帘：

“沈鸢吾爱：当你读到这封信的时候，你可能再也见不到我了。如今战事紧迫，队里的几个兄弟都先后去了，当我最好的那个兄弟昨日没有回航的时候，我就知道，该轮到我了。在加入空军的那一刻，我是无惧生死的，我想横竖就是一条命，能杀一个日本人便是一个。但是一想到你还在等我，我就真的一点也不想死。可是如果我的死亡能换回国家的安定与日寇的败退，就算让我死千万次我也愿意，真的。每当我击下一架敌机，便可以保护一方土地，保护一个家庭，保护一双相爱的人长相厮守。还记得与你初识，你是沈先生的女儿，那般玉雪可爱，我日日与你一起读书写字，学习圣贤之道，那是我此生最快乐的时光。我父亲的头颅挂在城楼上，全家被屠，我万念俱灰，是你牵起了我的手，直到今日也一直没放下。沈鸢，今有日军辱我华人，我不得不以死相搏，求太平。若有来世，我许长飞，一定娶你做我的妻子。”

信的最后字迹潦草，许是

听到警报他又去出新的任务，这可能是他生前最后的手迹。

信封里还有一张小纸条，已经被揉搓得不成样子，从墨迹可以看出已经过了很久了。她仿佛可以看到他常常拿出，在无数个没有警报的夜晚，在一次又一次的换防途中，在炮火的边缘。那是她之前抄的一首诗。

“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儿童放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

沈鸢再也撑不住了，哭得昏死过去。

魂归

再次醒来不知道是多久以后，她听到外面有惨叫声和枪炮的声音，沈父对她说城破了，日军放言要屠尽这城内每一个人。

沈鸢吃力地撑起身子，从床上下来，没有思考又仿佛思考过很久。她从箱子里拿出那件嫁衣，换上，细细地描眉贴鬓，点上口脂。

沈鸢跪下，给沈父叩了三个响头。

“爹，女儿不孝，如今要去见许长飞了。”她展颜一笑。沈父背过身去，向她挥了挥手，沟壑纵横的脸上泪流满面。

“楚虽三户，亡秦必楚。”

他喃喃道。

沈鸢走出门，一袭红衣比太阳的光都眼，美人灼灼颜如玉，她的怀里揣了一颗手榴弹。

几个日本兵看到她，提着粘血的刺刀嘿嘿地笑着走过来。

“支那女人？真漂亮。”一人大声嚷道。

她确是灼眼，红衣比血还红，莹莹立于人间炼狱中，身后是一具具尸体，身边是逃窜的同胞和肆意的屠杀者。

又几个日本兵围过来。

沈鸢拉开了手榴弹的保险丝，缓缓地，缓缓地向他们走去。

看着那些令人作呕的眉眼，她轻轻地笑了笑。

那首诗在她耳畔响起：

“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儿童放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

一声巨响，在爆炸的火光中，她听到了他们的惨叫，看到了他们的肢体支离破碎，用屠杀者的鲜血去祭奠滋养中国的泥土。在最后之际，她看到许长飞在火光中向她走来。

南国冬日，一如那草长莺飞的春天。

大西进

2020级28班 上司几太

嚼嚼的马蹄踏过，比尔向骑着高头大马的警长抬帽行礼，警长盯着马车笼里的囚犯，斜睨了他一眼。

“老兄，你摊上大事了。”酒保擦着杯子，柜台上趴着一个黑皮肤的男人，“头皮这么油，他是墨西哥人，你可不好收场了。”

“妈的，刚刚警长准听见了，开个价吧，伙计。”失手打死了这个丧门星，比尔正懊悔不已。

“听我的，上河口躲一阵子，给我点意思意思，警长没那么不好说话。”酒保贪婪地盯着比尔腰间那把漂亮的大左轮枪。

“太漂亮了，”他想，“那值一袋金沙。”

“兄弟，别看了，这比红皮酋长的头还值钱，我要是肯把它送给警长，这个倒霉鬼就和我无关了。”比尔把一卷钞票塞给酒保。

“好吧。”酒保悻悻地说，“从后门走，——嘿！来个人拍下这个醉鬼。”

比尔，标志是富有男子气概

的下巴，和他那把“海军”左轮。人们知道他在内华达州干过苦工，在和北方佬的大战中打响了名声，“狂野西部”的拓荒者之一，然后来到了美丽的路易斯安娜州，做一个名声在外但案底不纯的走私贩子。

跋涉在河口的沼泽中，比尔回忆着用一杆老亨利枪和红种人周旋掘金的荣光岁月，突然听到了岸上的招呼声，立刻把“海军”指了过去。

“哦哦，别开枪，都是朋友。”一个穿着囚服的人做了个投降的手势，“我叫杰克，杰克·怀斯，三个月前被亲爱的警长送了进去，现在被兄弟救了出来。”

藏身于暗处的男人也露出了半张脸，比尔认了出来。杰克是匪帮成员，伙计是车场的人。

“一个人来河口趟水？不怕被水鬼拖下去？”

“什么水鬼？都是黑鬼。”比尔骂了两句，岸上两人畏惧地打量着他发达肌肉撑满的上衣。

大战之后，河口彻底荒芜了，

成了这些躲避风头的人最好的藏身之地。潮热，虫瘴，缺乏饮用水与食物，还有那些“水鬼”。上帝的子民最好结伴而行。

结伴而行，呸，从印第安人中长大，一人闯到南方，又杀回去，再到这里休息。他才不屑与耗子为伍。

不过，杰克已经找到了尚能饮用的水源，还有篝火，这确实是他需要的。

烤干了袜子和皮靴，杰克随即提议去寻找食物，他的伙计带了杆春田，也许他们能找到一些新鲜的肉食。比尔很赞同，他是个好猎人，但伙计握紧了枪柄，杰克一边挥着一把锈迹斑斑的斧子，从疯长的灌木中开路，一边嘲笑道。

“你肯定能用左轮打猎，对吧，比尔？”

途中，他们惊起了一群乌鸦，被比尔打下来的一只黑衣教士让两人噤了声，彼此交换了一下眼神。

终于走上了主干道，比尔重新见到了太阳，一匹倒在路上的伤马发出了嘶鸣，被伙计一枪结束了痛苦。

“啧啧，哪个倒霉蛋啊？”路上还有拖拉留下的血迹，确实是倒霉蛋，下场一定很糟。

“是红种人干的！”比尔拔

下马身上一把简陋的投斧，“我们追上去？”

“有的捞么？不至于吧？切点马肉，我们走我们的好了。”杰克看了看天，“伙计，你说呢？”

伙计已经在动手剥马皮了，“那边采砂厂，再走几百码，有一个屠场能住。”

“听到了吗？吃一顿，上路吧。”

“呸，唯利是图的东西。”比尔愤恨地冲血迹啐了一口，也动手切开了马肉。

天色渐晚，被野狗逐命过后，三人终于到了屠宰场旁，一身的硝烟味儿倒是与染成暗红色的土壤很是相符。

夕阳渐渐落下，柔和的光线穿透尘埃，给三人镀上一层神圣的光晕，那边高地露出教堂的钟楼，在幻想中响起了令人平和的钟声，水面上波光粼粼，森林正开始泛黄，这美丽的路易斯安娜州河口啊！

突然，采沙厂方向，他们看到光圈异常地晕开，一个人影拖着什么，从水中爬了上来。

“水鬼？”

“去看看，也许是朋友。”

从林间小路横穿过去，看到一个黑鬼正把一具白人尸体剥了个精光，往沙槽中埋。比尔一阵

血气上涌，拔出“海军”就要开火。

“你疯了？”杰克连忙阻挡，伙计也赶忙上前，脚下突然叮噔一声，一只捕兽夹合上了嘴。

听到伙计走样的惨叫，那个黑人回头，手摸向腰间，“海军”震耳欲聋的枪声紧跟着炸响，黑人的脑浆溅在河口水中。

喘着粗气，比尔只觉得血气上涌，说不出的快感在血管中流动，这里是河口，比尔想，理所应当。

采砂厂破败的棚屋里传来有色人种的叱骂，各种语言混杂在一起，杰克爆出一连串粗口，用肘捣开伙计，抢过春田，拔腿就想跑。

“跑吧，软蛋。”

被打死的黑人身上有一把砍刀，沉甸甸的，让人很安心。踹开棚屋的门，房间里光影重重。

跑出去几十码，杰克找了个树丛躲起来，棚屋里传来激烈的交火声。老天，他可别把那把左轮败掉了。

黑暗一点点爬上天空，渐渐的，从伙计的呻吟变为惨叫又安静下去，这期间，教堂的钟痛苦地响了，沉闷而沙哑。

怎么河口还有人留在教堂？

杰克耐心地蹲伏着，有水蛭叮了他，他忍着。终于，一盏提灯朝着采砂厂去了。

神父愕然地看到满地尸体，他的手足被那个白人尽数枪杀，而那个健壮的白人，中了有毒的吹箭，木然地盯着神父。

这个神父打扮的红种人敲响了大钟，收留了这些水鬼吗？比尔痛苦地咧了咧嘴，“你们杀了多少人？”

“都数不清了。”神父痛苦地摇摇头，从衣下取出一本破破烂烂的《圣经》。

听着神父用蹩脚的英文吟诵经文，比尔举起枪，膛口焰让神父一下流出泪水，杰克的尸体举着斧子，扑倒在神父背后。

警长推开木门，酒保连忙端出上好的威士忌。

“我真搞不懂，怎么还有红种人打扮成神父的样子？也不知道杀了多少兄弟。”警长摸了摸旁边黑人的头，腰间的“海军”一晃一晃，“大家和平相处不好吗？你说吧，墨西哥佬。”



绝灭进化

2020级29班 月华幽

五年前

艾特姆·罗森塔尔默默地立在一块新制的墓碑前，伸出手抚摸它。那是他祖父伍索·罗森塔尔的墓碑。

伍索是“太空桥”项目的首席科学家，也是“太空桥”核心技术——虫洞跳跃技术的奠基人。

他极力反对将此项目用于建设与宜居行星“盖亚”之间的虫洞通道，预言这将给人类带来灾难，但换来的只有讥笑和质疑。

“安息吧，爷爷。”艾特姆在心里说，“你做的已经够多了。”

然后，他转过身，向正走向墓地出口的人群走去。

午夜，一个人站在墓地中，嘴边一亮一灭。

他的脚边，是一个已不能称为“墓穴”的东西：墓坑大开；棺材被打开，内部空空如也，斜支在坑中；一把工兵铲插在一旁。而那个人影，正靠在歪斜的墓碑上。

一声长叹。

“罢了罢了，既然你真的选

择了这条路，那我就陪你走下去吧。”

那人站起身，向墓碑稍一欠身，“千万，别让我失望……”

一点星火划开夜的黑暗，随即坠在地上，和人影一样被茫茫黑暗吞噬。

伍索的葬礼举办一周后，地球与盖亚之间的太空桥连接工程正式启动。

三年半前

艾特姆百无聊赖地躺在沙发上翻看爷爷的遗物。这已成为了他的日常习惯，他现在翻看的是这本新找到的祖父的手稿。伍索的手稿大多是他的工作内容，艾特姆能看懂的不多，但他乐于这样以电视的声音为伴奏，读着手稿消磨时间。

一阵电话铃声突兀的响起。

“喊。”艾特姆不耐烦地把嘴一撇，懒洋洋地从沙发上爬起来，扔下手稿，踱到电话前。

“什么事？”

“……真够慢的。”

“别计较了米勒博士，有什

么大不了的嘛。”

雷蒙·米勒叹了口气。作为伍索的好友兼研究伙伴，他被请求照顾艾特姆——虽然艾特姆已经二十多岁了。

“你不要总是这么懒散啊……我拜托你的事怎么样了？”

“哦哦，当然完成了。我还得谢谢你的体贴，能让我一边消磨时间一边做事。”艾特姆坏笑着。

“我还不了解你……算了，读给我听。”

“‘我很担心。’”艾特姆抄起手稿，顺便将电视调到新闻节目，“‘根据我的模型，这项技术——虫洞跳跃在进行空间配对时，成功的一刹那会产生巨大的量子爆发，届时地球与盖亚的坐标将会暴露……我简直不敢想象如果有什么地外生命观测到爆发会发生什么……’”艾特姆顿了顿，“还要继续吗，博士？”

“不，不用了。先让我想想，”米勒博士用手按压着太阳穴，“很高兴能在虫洞连接测试开始前听到这些。你开着电视？”

“是啊，这都不行吗，博士？”

多干点有用的事啊！米勒本想这么说。话到了嘴边，却没能说出口。

堵住米勒声带的是话筒中传来的一条播报。

“虫洞连接相当成功，但同时产生了不同寻常的量子通讯波动。目前科学家正在对该现象展开研究——”

沉默。

“看来，我们见证了历史啊……”米勒庄严的声音从话筒中传来。

话筒的另一端，艾特姆一反常态的没有回声。他一手紧握着话筒，另一只手不知什么时候捡起了随手扔下的笔记。

虫洞连接三天后。

晚上，本应空无一人的伍索实验室里，发出了微弱的全息影像的蓝光。有一个人蹲在影像面前。

“……明白了，爷爷。我会照你说的去做。”

第二天清晨，米勒听到一阵非常猛烈的敲门声。他前去开门，发现门外是艾特姆。

“……干吗？”

“请让我作为助手，加入你的研究，雷蒙·米勒博士。”

米勒惊讶地挑了挑眉，接着眯着眼盯着艾特姆，嘴角往上一钩。

“……好啊，求之不得。”

两年半前

艾特姆打开了实验室的门。

“我对你说过要先敲门吧？”映入他眼帘的是站在几个培养仓前的满脸不悦的米勒。

“行了，博士，快说正事。”

“它们’的研究进展如何？”艾特姆岔开话题，将视线转向“它们”——那些浸泡在绿色培养液中的丑陋类人型变异性体，“半年只收集了这么点？”

“没办法，我们对其知之甚少，更何况他们身上的病毒的传染性极强，用机器人捕获的效率又相当低。”米勒头痛似的拍了拍头，继续盯着屏幕上的数据，“况且我们才和这随虫洞陨石而来的天灾相处半年，你就别指望能有多大进展了。外面的状况呢？”

“相当的‘乐观’呢！”艾特姆挥挥手，干笑道，“联合政府现在还以为这只是一场大流行病，这么下去，全人类都被感染也是迟早的事。”说完他看向米勒，“没有进展的话，我就去调试一代机甲了。”

“去吧，这里还没有值得你停下进度的成果。”米勒放下仪器坐在办公桌前，随手从桌上捡起一个空的注射器，一边转着，一边直视着艾特姆。

艾特姆听闻，无言的离开了。米勒默默地注视着他的背影，直到消失。

“其实成果也不是没有。”米勒自语，把一个监视器屏幕打开，“只是没必要告诉你，我亲爱的艾特姆。”

屏幕上显示着保密级别最高的火山口区域，那里的机器人正在忙着回收X-10【女王】——一个绿色茧中的巨大人面虫变异体。

“毕竟，你只是他留给我的‘艾特姆’而已啊。”米勒直勾勾的盯着屏幕上的影像，平日锐利的眼神变得和缓，流出一丝对往事的思念和前行的坚定意志。

半年前

“我回来了。”身穿二代装甲的艾特姆走了进来，他满脸疲惫，装甲上布满了伤痕。

“你受伤了？”米勒见状问道。

“不，我只是和一个进化出护盾的变异——”

“什么？！那家伙的样本——”“冷静点，我的老米勒。它在冷库里。”

米勒这才稍平复心情，艾特姆继续说道：“我遇到它时，最后一趟载有人类的太空梭刚刚出发。也就是说，只有那些没能登

上太空梭的穷人组成的求生组织与我们一道同‘撒达’们为伴了。”艾特姆拍了拍手，肩膀一耸，笑道：“这不是很妙吗？”

米勒没理他，自顾自地发问：“撒达？”“是变异体的官方名称啊……话说你这么一直隔绝在这火山基地里真的好吗？跟我说说歌蒂那边的情况呗。”

“……歌蒂？”米勒歪了歪头，仍盯着屏幕上的数据。过了小半分钟才反应过来。“啊啊，你说寂静枪膛啊。”没有理会艾特姆的吐槽（为什么你把研究室名字记得这么熟啊！），米勒抬起头，摘下眼镜，“不用担心，那里有数量足够的机器人和人员。还有，”他顿了顿，指着艾特姆的装甲，“第二套二代战神装甲，听说使用者是乔纳森。有这些和歌蒂在，不用担心。”他重复道。

“‘伪装气体’呢？”

“还在产出并运输。”米勒苦笑了一下，“那些人如果没有伪装气体，凭他们的防御和武装，早就死光了，但这也只能保障一时，研制出血清或者是更强的武装才是长久之计。”

“是，是啊。”

艾特姆说完后，再没说话，只是抬头盯着天花板的一角，轻轻地皱了皱眉头。透过天花板，

那个方向可以看到闪着蓝色微光的盖亚。

一个月前

米勒站在地面上，默默地注视着正在搬运密封箱的机器人群，它们正在把箱子运入基地专用的运输通道。许久，他才回过神来，看着被火山灰和熔岩包围的大地，自嘲道：

“真是罕见，我（你）居然来到了地面上。”

声音重叠了，米勒侧了侧头，看到艾特姆扛着能量枪走了过来。

“什么货值得你亲自在场？”

“寂静枪膛发来的，基地的重要防御构件。”米勒简短的答道。

“即使那样，你也没有必——”

“艾特姆，”米勒打断了他。

“我不清楚撒达是否会大规模攻击人类设施，所以我委托歌蒂给我制造一套全新的防御组件。就算我的担心是多余的，出于对基地的责任感，我也应该亲自监督，有问题吗？”他转过身来，直视着艾特姆。“更何况，和争论我是否有必要在此处相比，你不如去搞些新的携带护盾的个体的样本回来，说不定有了这些我就能

解析出其结构并用二代装甲上。”

艾特姆不敢相信似的，死死盯住米勒的双眼，米勒依旧带着他一贯的冷峻表情看着艾特姆。

半分钟后，艾特姆的眼神变得阴冷。然后，他闭上眼，甩了甩头：“算了，你说的在理，况且只要对我无害，你到死都站在那里也与我无关，对吧，博士？”

最后两个字，艾特姆咬得很重。

说完，他便扭头离去。

一阵风刮过，在他们中间掀起了不少火山灰。

[日志文件载入成功]

随着这行字闪过，一段文字显现在屏幕上。

“不妙，事情朝着我预料不到的方向发展了。今天在我们对峙的时候，我能感受到他对我的怀疑。我必须加紧行动，为了伍索·罗森塔尔的终极目标，为了万中存一的人类种族进化，我——”

后面的字变成了乱码，接着屏幕整个熄灭。房间陷入黑暗，只有一点磷光隐约照出了一个人的轮廓。他肩部有一块凸起的轮廓，似乎是一个背在背上的柱状

物体。

一天前

艾特姆失踪了，他已失踪了一个星期。

没人知道他在哪，去干了什么，连米勒也只通过二代装甲的生命监测系统知道他还活着而已。

米勒在午夜收拾好了物品，准备回到地下他的办公室。艾特姆不在的一周，他都在地面上亲自处理事务。就在他走进电梯后，他接到了通讯。

“雷蒙。”歌蒂的空灵声音响起，这使米勒想起了灾难来临前的快乐时光，但现实不允许他回忆过去，因为歌蒂的下一句话让他惊呆了。

“终于联系上你了。六天前，艾特姆闯入了你的办公室。”

“……啊？不，不可能，安保系统里没有他的权限！”

“系统内容被篡改了，显然艾特姆是有预谋的。不管他有何目的，你都要小心。”

通讯结束。

20小时前

米勒站在办公室门口。

室内被翻得一团糟，各类文件、生活用品、实验仪器遍地都是。但米勒无视了它们，蹑到办

公桌前。

然后他收获了他最不想要的结果。

办公桌的暗格被打开，用于监测撒达女王的平板电脑被扔在桌面上。

15小时前

米勒兜里揣着一把手枪，费力地在火山间的小道上穿行。

“该死！”他气愤地向地上啐了一口。

米勒刚才在基地里试图查看监控，掌握火山口的信息。但不出所料，系统拒绝了他的访问，所有的交通工具也理所当然的被锁死。米勒本可以直接编写程序夺回控制权，但那需要好几个小时，他等不了那么久了。

他已经在山上走了三个多小时了。

“可恶！”米勒停下来，气喘吁吁地向一块岩石踢去。

8小时前

米勒从凌晨走到了正午，期间只喝了水。随着与火山口距离的缩短，气温越来越高。虽然米勒当初在火山周围装设了大量降温装置，还抽走了一部分岩浆，同时在不断减轻火山内部压力防止爆发，周遭的气温仍有三十度之高。

“还有 100 米就到了……”
米勒顿了顿脚，继续前行。

六十米。

四十米。

二十米。

十米。

米勒拔出了能量手枪。

一米。

米勒跃上了平台，同时用枪指着前面。

出乎他的意料，平台上一个人也没有，迎接他的只有炽热的空气和死一般的寂静。

6 个小时前

米勒登上的平台是山路的终点，真正到达火山口还要经过一段曲折但平缓的基地设施。

米勒在一个工具间作了修整，他惊喜地发现这里剩有不少补充能量的类似葡萄糖饮料之类的物品，他服用了几包，换了一套防护服，继续向火山口进发。

途中，他检查了每一个能进入的房间，每一个有权限进入的实验室，但没有，全部没有。

哪里都没有艾特姆的身影。

3 个小时前

米勒来到了火山口。

还是没有艾特姆的踪迹。

他向撒达女王走过去，一样从未见过的东西进入了他的视

野。

一台发射机。

米勒走上前去，把枪放在台面上，观看屏幕，上面显示着一行跳动的倒计时，显示还有 7 分钟。

“总之先让它停下。”米勒心想。

就在他伸手的一刹那——

“别动，把枪放下，举起手来，面对我。”

米勒照做了，他看见消失一周的艾特姆举枪从阴影中走出。

“那是含有高浓度撒达病毒的导弹的控制系统，只不过是一次性的，一旦发出命令便不可收回，”艾特姆笑了一下，“我的杰作。”

“……真是有你的作风，你想用它做什么？”

“在对流层引爆，大幅提高整个地球的撒达病毒浓度。”

“你想搞大屠杀？”

“不，不，我为什么要这么做？”艾特姆狂妄地笑道，“和只知道研究他们的你不一样。我要用它进行基因选择，加速优胜劣汰，实现人类进化。”

米勒面露困惑之色。艾特姆继续讲述：“我曾遇到过两个感染撒达病毒后不仅没有死亡，反而成功与其融合，拥有了自我意识的变异个体。那时，我意识到，

这是实现我爷爷，伍索·罗森塔尔的人类进化宏愿最好的办法。”

“所以你想用这种万中，不，可能是百万或千万中选一的方法，来筛选人类的 DNA？”

“是的，一个种族想要进化，必须付出代价。”艾特姆眯起眼，“不论代价是什么。”

“真是极端……但你呢？你又不确定自己会不会被选中。”

“我自有办法，何况我愿为人类进化而死。”

沉默

米勒抬起头：“你恨我，对吧？”艾特姆不说话。米勒接着说：“我知道，你恨我不向你分享情报，恨我不给你更高的权限，恨我不让你参与对撒达的研究，恨我让你处处受限，对不对？”

许久，艾特姆开口道：“也对，也不对。我确实恨你，但我也确实把你当作我的另一位父亲，你是我的恩人，这点我绝对不会忘记——”

米勒惊讶地发现艾特姆眼中似乎有什么液体在闪烁。

一阵轰鸣从远处传来，导弹已经起飞。

“但为了计划的绝对成功，”艾特姆话锋一转，“博士，你必须死。”

从山脚下飞来的导弹掠过头顶，尾焰为灰暗的火山口增添了

一抹短暂的亮色。轰鸣声达到顶点。

艾特姆扣下扳机，米勒胸口炸开一个大洞，向下倒去，防护服瞬间燃烧殆尽。

“永别了，雷蒙，永别了。”艾特姆转头离去，一滴液体从他脸上滑下，摔在地上，瞬间被炙热的地面蒸发得无影无踪。

附近传来轻微的玻璃破碎的声音。

艾特姆启动装甲面罩，自带生命循环系统的装甲可以使他在高浓度撒达病毒环境下生存。

他走到平台的密封门旁，刷卡打开大门。

然后，艾特姆的腹部被洞穿。

“呃啊！”艾特姆猛地向后踉跄，那是一只他从未见过的撒达，行动迅速、攻击致命，而且受到过人类改造。

艾特姆吃力地举枪，却没能扣下扳机，撒达先一步打飞了他的枪，然后用安有爪刃的上肢撕开了他的胸口。

艾特姆向后倒去，他看到的最后景象是如同烟花一般在云层之上炸开的导弹。

用病毒筛选适格者与不适格者。

适格者将留存于世，不适者将归于尘土。

这是人类文明的末日，也是

人类文明的开始。

这是于死地脱胎的生机，这是于终幕响起的序曲。

牺牲绝大多数，以此完成整个种族的脱胎换骨。

此乃建立在灭绝之上的进化，也是伍索·罗森塔尔献身的道路。

其名为——绝灭进化。

现在（爆炸三小时后）

米勒从回忆中回过神来，他看着坏掉的玩偶一般倒在地上的艾特姆，叹了一口气。

杀死艾特姆的撒达站在一旁，摆出一副随时待命的姿态，瞧着米勒。米勒摸着植入自己后颈的神经信号扩散装置，正是这管状装置，使米勒连接上了女王的神经网络，进而使他拥有了操纵撒达的能力。

“到头来，你也没有预料到我是适格者吧？”米勒自语，低头看向自己的胸口，先前的那个大洞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撒达病毒会自主选择合适的个体这件事，我老早就知道了。对于适格者而言，感染不是诅咒，而是福音。”

在两年半前，也就是在米勒向艾特姆隐瞒“女王”存在的那天，米勒成功的提取出了第一支高纯度撒达病毒和第一支血清。

他毫不犹豫地把自己注射到了自己身上，并随时准备用血清治愈自己。不仅如此，他还准备了自杀装置，以免血清无效导致自己变成怪物对基地造成破坏。可惜的是，这两手准备都落空了——病毒选中了米勒。

“本来我们的目的就是一样的，艾特姆。可惜你一直不肯相信我，不肯把你的意图告诉我。如果你能早一点跟我坦诚相见的话，见证人类进化的人就会有两个了。”米勒看向手中装着病毒的容器，显出一抹微笑。“任何文明都不需要畏惧进化的蛀虫——当阿撒托斯这颗新陨星被组装好，出现在盖亚上空时，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进化，就会降临在那群愚蠢的逃避者身上。”米勒的微笑变得越来越诡谲，透出一丝疯狂。

然后他转身，朝着火山口的方向，虔诚地鞠了一个躬。“谢谢你，我的老朋友。你从来没有让我失望过——无论是从前我们一起共事的经历，还是现在你的预言，你的孙子……都是如此。”

在那个方向的尽头，巨大绿茧里的丑陋人脸原本紧闭的双眼睁开一条缝，透出丝缕微光，像是与之应和一般。

五年前，在一切开始之前。

黄昏时分，伍索（Uso）站在他研究室的窗户旁，双手插兜，俯视着街上来往的人群。

“你来了，雷。”他头也不回地说。

“为什么你会在这个时候突然叫我？”

“我已经决定了。我将献出自己，为人类引来神火。”

“哼……你的话能够蒙蔽整个世界，却绝对不可能骗得过自己昔日的研究伙伴——别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他们】早就发现这颗行星的位置了。”

“我当然没有想蒙蔽你，雷。但【他们】还少一个坐标——最后一个用来精确制导的坐标。”

“所以呢，你打算用什么理由让我相信？この嘘つき（你这个骗子 ko no USO tsu ki）。”

“没有理由。我百般辩解也不如在不久后你自己去探寻。”

雷蒙死死盯着自己昔日的好友，下意识把拳头攥紧，又无力地松开。

“那代价呢？普罗米修斯即使受到了残酷的惩罚，他也是普罗米修斯；但这么做的你，可就不再是那个‘伍索·罗森塔尔’了。你知道，你决定做的事，可是不分是否适格的。”

“是的，这是一场活祭，而祭品就是我——可是我还是希望你能扮演一下赫拉克勒斯的角色。”

“什么意思？”

“回收我——回收由我而生的信标，也就是【他们】所说的‘女王’。”

雷蒙的心中掠过对窗边的人的各种情感：尊敬、亲密、不满、厌

烦、憎恶、愉悦……它们如同丝线般不停地旋回、飞转，在他纯理性的心中留下一个个情感的死结。

“哦，还有艾特姆（Item），你不必急着招揽他，等他主动向你寻求帮助时再好好利用他。”

“好吧——回答我，伍索，这样进化以后的人类，还是‘人类’吗？”

伍索回头一瞥，灿烈的落日给他的身体镀上一层金边，使得雷蒙看不清他的表情。

“问这种问题可不像你平日的作风，雷。解决这个问题正是我们要做的。”

他转过身来，面对雷蒙，张开手臂，作出最后的宣告。

“是的，我们将重新定义——”

“什么才是人类。”

少女， 生辰欢喜

2016级 商慧波

少女，你长大了吗？

我答应你的星星还在天上

当时呼喊你的姓名还在风里回望

粉红色的暮霭迎来了橘黄的月亮

往事一桩桩

拧开水瓶盖的声音都带着哭腔

冒出的气泡，破碎的少年骄傲

少女

会有人喜欢你的种种

可爱的相貌，有趣的灵魂

故意而为的小脾气

但不要忘了自己爱自己

星辰不及明月亮

胜在自己的光

生辰欢喜，顺祝安康

旧年穗影（上）

2019级10班 沈珞

一、起点

“上课时间到——”万恶的上课铃响起，随之迈进教室的老师也不免招人怨愤。江桐正两只手举着厚厚的现代汉语词典，想扔却又有所顾忌。无可奈何，江桐只得怒瞪周亦轩一眼，悻悻地把词典摔在地上。

差点儿就要“遭遇不测”的周亦轩隔着过道嗤笑一声，对着不甘心的江桐比了个口型：“废物——”

赤裸裸的挑衅。

江桐绷着脸悄声凶回去：“滚！”手上做了个折笔的動作。

周亦轩视若无睹地翻开书，摆出一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样子，更是引得江桐咬牙切齿束手无策。

江桐长呼一口气，低声嘟囔道：“哼，不跟你计较。”便也开始听讲，结果心思还没收束回来，就被砸到自己桌上的小纸条吓了一跳。

江桐狐疑地看向周亦轩，男生扬眉示意她打开，嘴角是

惯常的玩味戏谑。江桐一边警惕着老师一边偷偷把纸条打开，那显然是从草稿纸上随意扯下来的一角，上面横着周亦轩潦草的字迹：我就喜欢你看不惯我又干不掉我的样子。

“……”被人挑衅到如此地步，江桐一时不知是该气还是该笑，最后绷着微微上扬的嘴角把纸条塞进垃圾袋，目不斜视地比了个中指。

……

如果世界上真的有夺舍一类事的话，那江桐有充分的理由怀疑周亦轩被人夺了舍。因为江桐终于在一个闲适的午后，想起了记忆里周亦轩最初的样子。

那还是二三年级的时候，秋日的清晨总与霜雾相牵连，谈不上寒冷，却让人有些许面对未知的茫然无措。

江桐站在校门口，向某个方向张望着，又时不时回望一眼校内翻飞的红旗，很有一种快化为望夫石的感觉。

幸运的是，这感觉没有持续太久，因为她等的人已驱车

穿过白雾靠近了。乖巧温顺的小男生似乎对班长的等待有些受宠若惊，待听到江桐“收家校通知”的来意后忙从车上跳下来，手脚麻利地抽出张带有家长签字的通知书。

江桐十分满意地收齐了全班的通知，然后转身就走。

“那个，需要我带你一下吗？”周亦轩开口问。

他们小学管束极松，不仅允许学生在校内停自行车，甚至还纵容他们一路骑到教学楼门口。从校门口到教学楼确实还有一段距离，坐自行车也不失为一个好方法。

江桐顿了顿，最终还是决定靠自己，摆手笑道：“不用了，也没几步路。”而后一路飞奔至办公室。

……

所以周亦轩是怎么从当年那个乖巧善良又内向的小朋友变成现在这个毒舌冷漠暴力的恶魔的啊？！！江桐觉得自己的三观碎了。

就好像在她完全没有记忆的一段时间里，周亦轩就从一

个毫无存在感的白板蜕变成了当代青春期叛逆典范：每天“早出晚归”，和父母关系紧张，性情乖戾冷漠……两个人小学同学了五年，初中到现在又两年，家长都熟悉了，可好像直到现在，“周亦轩”这个名字才终于在她生命里鲜活起来。虽然动辄争吵打闹，但平日也不曾少了嬉戏欢笑，她对周亦轩称不上厌恶，反倒有些“棋逢对手”的意味。

那个词怎么说的来着，欢喜冤家。

二、同桌

转眼又是一季春秋，九年级开学，六班迎来了新班主任。

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这第一把火，就烧在了江桐这个班长身上。

六班原先的班主任性子温软，只要学生不犯大错，她很少动怒。六班平日里的规章制度也很宽松，典例是六班学生的座次是他们自己商量着定下来的，男女生之间泾渭分明。

六班的成绩永远是全级第一，但六班的散漫风气也是闻名遐迩。新班主任苏老师接任班主任不到一周，就决定把孩子们“收拾”一番，来一个调位版“大换血”。

然后就好巧不巧地，江桐

和周亦轩成了同桌。

当苏老师在讲台上宣布让周亦轩和韩梓忱互换位置时，六班全体同学不约而同地倒吸一口凉气。平日里“张狂”惯了的江桐在一片唏嘘声中站起来，带了几分骄纵的语气：“老师，我不想和周亦轩同桌。”

周亦轩倒是稳稳地坐在座位上，但脸上却是毫不掩饰的抗拒：“我也不想跟她同桌。”

拿着座次表的苏老师似乎愣了一下，还没做出反应，下面六班其他同学就争先恐后地解释：

“老师，他俩天天打，别让他们同桌了吧……”

“是啊，换个人吧……”

“他们俩放在一起肯定会出事的……”

“……”

同学们七嘴八舌的议论苏老师听进去了多少无从得知，但显然他没把这当回事，只四两拨千斤道：“你想怎么样就能怎么样吗？”这是对着江桐说的。

江桐的嘴唇动了动，好歹是把那句“原先就是这样啊”咽了下去，只是看着苏老师，并不打算退让。

江桐这九年义务教育过得顺风顺水，一个成绩优异、热情开朗的班长，就算有点轻狂

不羁，老师们也大多能包容几分，说是被宠着都不为过。

然而今天，江桐却碰了个钉子。

苏老师见没有达到预想中的效果，胸中略有些被“挑战权威”的恼怒，不耐烦地补充道：“我怎么调你就给我怎么坐！”

江桐不情不愿地站着，低声说了句“凭什么”。

这话平素和同学们说笑时用倒也无妨，可偏偏是在这样的时节对着老师说的，其中的“大不敬”便可想而知了。苏老师把座次表狠狠地拍到讲桌上，怒火中烧：“就凭我是你的老师！让你调你就调，事怎么那么多！”

班里霎时安静下来，江桐抬头看着新班主任冷硬的脸庞，骨子里的倔强开始作祟：“不要。”

苏老师眼见着全班四五十双眼睛注视着江桐，顿觉十分下不来台面，又看到另一边周亦轩若无旁人的样子，更是个不听管教的，登时心头火起，从墙角抄起一把扫帚走到第一排的江桐面前冷声威胁：“调不调？”

“不调。”苏老师越是硬逼，江桐就越是不服软。

这种时候，反倒是周亦轩

先低头了，一个人沉默着把自己的桌子搬到附近，又准备去拖韩梓忱的桌子。装了好几分钟死的韩梓忱连忙站起来，非常有眼力劲地靠到一边。

江桐咬着下唇，把一只手压在韩梓忱桌上，瞪了周亦轩一眼，就是铁了心要杠到底。

“反了你了是吧——”苏老师的忍耐力到了极限，手中的扫帚高高扬起，又狠狠落下。

站在一边的韩梓忱不忍直视如此惨烈的场面，稍微偏了偏头，却听到了一声奇怪的闷响，然后是几个人吸气的声音，掺杂着些许轻笑。

似乎……不太对？

她不安地看过去，待看清眼前的景象后，她就更不安了。

要死啊，桐桐把扫帚截住了啊啊啊——

韩梓忱在心里呐喊。

大概每个叛逆期的孩子都曾设想过这么一幕：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反抗那个凶神恶煞的老师。十三四岁的孩子们对恶意很敏感，倘若只是由原先和蔼可亲的老师换成一个不苟言笑的老师，六班同学的逆反心理不会这么严重，然而事实是，这一周不到的时间里，苏老师不止一次表现出了对他们的不喜。这一次对江桐的处理，不过是杀鸡儆猴——或者说，是

挑了个软柿子来立威。

很可惜，江桐不太乖巧。想来也是，一个风气自由散漫成绩却依然拔尖的班里，班长兼第一名的江桐，又能温顺到哪里去呢。

当然，此刻的江桐没有心思去想那些有的没的。

苏老师抽了两下没把扫帚从江桐手里抽出来，面上更挂不住了，一边警告着“松开”，一边用另一只手按住江桐的肩膀往外拽。

江桐紧紧握住差点砸到自己肩上的扫帚柄，撕扯的痛觉从胳膊上传来，让她忽然有些委屈无措，但骨子那份桀骜依旧占据上风。江桐没再开口，只是仰头直视着自己班主任铁青的脸，面无表情。

她知道自己力气不大，根本坚持不了太久，她也知道以这架势她恐怕是一定要挨罚了，但她却找不出任何理由让自己松手。

教室里依然是静默，很多人都想过去拦下江桐然后给她一个台阶下，但又怕这时候把江桐的手劝松了下一秒老师的扫帚还是会落下来。在静默里，有重物被拖行的声音，那是周亦轩终于得以拽开了韩梓忱的桌子。

扫帚终究还是脱手了。

江桐的右肩被狠狠地砸了一下，人也跟着踉跄几步。她觉得，她好像听到同学们在惊呼，中间混杂中周亦轩一声低骂，但这些都耳边的怒斥所掩盖：“你那什么眼神？还敢抓扫帚，真是反了——怎么，想打老师不成？真没教养，什么东西……”

伴随着责骂传来的是骨头被敲击时沉闷又清晰的声音，一下接着一下。

……

那天故事的结局是，江桐终于撕破修养吼了回去，苏老师终于把那根扫帚抽断了，周亦轩也终于把自己的桌子挪到了江桐旁边。

无论如何，江桐还得感激这位班主任“宽宏大量”，没在私下里向她父母告上一状。

不过，江桐估计，苏老师依旧心气不平，否则也不会后来多次调位却始终没有拆开她和周亦轩这对同桌了。

（未完待续）



周亦轩
画

附表：2021年《弘毅》发表作品统计

(姓名前加*者为优秀作者候选人)

姓名	班级	发表作品(括号内为所在期数)
程云飞	2016	《在大学》(163)《俊哥》(164)
郭婧*	19.29	《清照最易安我心》(161)《给老师的微情书》(162)《一罐八宝粥》(162)《碎暖》(162)《永不凋零的梨园》(163)《师父,我好想你》(164)《疤痕》(164)
郭睿佳	20.37	《我们的116舍》(162)《同桌》(163)《运动青春最美丽》(165)
李昊轩*	19.10	《礼仪之邦》(161)《天障》(162)《魔鬼》(163)《进化》(163)《混沌灵霄》(164)《记一次真实的投稿经历》(164)《时间机器》(164)《流年》(165)《盛夏的时光》(166)《一盘曲奇饼》(166)《共识》(166)
李筱	19.08	《冬颂》(162)《流星》(163)
李颜玉*	20.23	《遇雨》(164)《夏日目击证人》(164)《暮色骑行》(164)
凌冬	18.29	《告别》(161)《相逢》(161)《看我与数学斗智斗勇》(161)
刘若涵	19.24	《豆腐脑美学》(161)《我曾见过真正的动物》(165)
刘祎璿*	19.09	《叛逆·开拓·创新》(161)《帖雷马科》(162/163/164)
鲁潇冉	20.24	《云间月》(163)《三维空间》(165)
钱文萱	19.23	《神明崇拜》(163)《曾经明月照山岗》(163)
秦佳欣*	19.21	《温柔才是人间绝色》(161)《幸有你来山未孤》(163)《晚来偏无事,坐看天边红》(166)
秦崇皓*	20.28	《草仙》(162)《一个小问题》(165)《大西进》(166)
曲昊玥	2017	《我与汉语国际教育》(161)《思乡》(162)《心事》(162)
尚兴宸*	19.10	《写给隋妈》(161)《胖胖》(162)《俯仰之间》(164)《治愈》(165)
生一鸣*	19.29	《云亭鹤》(161)《菩萨蛮》(162)《枣园》(163)《芙蓉蒲之梦》(163)《老麻奶奶》(163)《云之词四首》(164)
孙佳琦*	21.06	《奶奶给予的温暖》(164)《抛出梦想的那一刻》(164)《拼搏少年,青春无限》(165)
孙知勛*	21.26	《攀登的人》(165)《新生》(165)《仰望星空》(166)
孙振森	20.07	《时光》(163)《清夜》(164)
隋竞宇*	20.17	《我看“反诈直播被逼停”》(165)《医生的平凡与伟大》(165)《审判》(166)
王超越*	19.10	《短发》(161)《迎新》(161)《谢池春》(161)《太清引·次韵林生忆新春》(162)《漠》(163)《望海潮·叹佳人》(163)《原点》(164)《青玉案》(164)《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165)《惘然记》(166)《临江仙·校园秋意》(166)《旧年穗影》(166)
王浩磊	19.28	《我喜欢》(161)《溺水》(162)

王晓冉 *	20.30	《浸润着月光的梦》(161)《分离在晚霞后》(163)《彼方尚有荣光在》(165)
王祎臻 *	20.30	《守好初心》(161)《愿蟾宫折桂,金榜题名》(162)《一颗糖》(162)《最后的颜色》(163)《拼搏少年,青春无限》(165)
魏临夏 *	19.21	《光》(161)《宝藏》(162)《三尺讲台》(162)《自相矛盾的母亲》(163)《人间换》(163)《说好一起》(164)《流年》(164)《姥姥》(164)
文 成	21.24	《你》(165)《战场》(165)
武永鑫 *	20.04	《村居秋晚》(165)《叹屈原》(166)《浅谈<天问>》(166)
薛 晴	19.29	《你给的岁月荣光》(164)《消逝》(164)《六月》(164)
燕昊阳	20.27	《这一幕牵动人心》(161)
尹宏宇	20.08	《少年游》(166)《菩萨蛮》(166)
张福祥	20.02	《荷》(161)《虞美人》(166)
张弼元	19.10	《此时此刻》(162)《重蹈覆辙》(164)
张仕琪	20.20	《归去来兮》(161)《我们俩》(163)
辰 曜 *	20.26	《小草的一生》(164)《雨降之时的色彩》(165)《月亮的孤独》(166)《葬礼》(166)《清秋》(166)
翟建森 *	20.13	《我的狐朋狗友》(161)《同桌你好,同桌再见》(162)《不哭》(163)《我对日本核污水入海的看法》(164)
赵文奇 *	21.38	《决战》(164)《敬星光》(164)《愿我们在岁月里熠熠生辉》(166)
赵宇昊 *	19.10	《一席诗酒一生情》(161)《太清引·仲秋宴》(162)《羊圈》(162)《屏障》(163)《白塔》(165)《致林生》(165)《科后》(165)
杨御照	2015	《幸有明月抚远人》(161)
刘雪雅	2015	《选择理想,当下还是远方》(162)
宋如珂	2010	《写作和自行车》(161)
马可欣	2016	《见山外山》(162)
薄常乐	2017	《浅析政治学、经济学与哲学》(162)
韩叔彤	2017	《在大学,遇见未来》(163)
顾 枳	2016	《保持热爱,奔赴山海》(164)
张慧如	2014	《毕业随想》(164)
邵子涵	2017	《行千里,触碰未来》(164)
燕丽晨阳	2016	《风景园林自救指南》(164)
马可欣	2016	《希望那里也有满天祥云》(165)
刁宏翠	2010	《无悔选择无愧心》(165)
吴佳林	2017	《遇见中医》(165)
梅小瑞	2011	《我想成为的人》(166)
陈知训	2018	《我的大学》(166)
栓 子	2012	《面对生活》(166)

阿远	19.17	《忆韩信》(162)
柴晓瑞	19.20	《可不可以有一天,我不再懂事》(162)
陈春伊	20.06	《“我有个梦,禾下乘凉梦”》(164)
程显纹	20.31	《一颗子弹头》(165)
春雪叶	2020	《假作真时》(164)
董文璐	20.27	《时光请你慢些走》(165)
丁文博	19.09	《我活着干啥》(166)
范泉达	21.19	《妈妈的头发白了》(164)
盖超越	20.25	《未来与希望同在》(165)
盖一林	20.21	《无回的梦》(166)
高梦琦	18.13	《吉光片羽》(163)
高尚	21.34	《别计较太多》(165)
郭信慷	20.17	《日出与日落》(166)
郭一诺	19.25	《光》(162)
胡敬媛	21.25	《我是秋》(165)
花矽	19.10	《致我们终将逝去的岁月》(164)
季筱可	20.30	《致陶潜》(161)
姜江	19.08	《染》(163)
靖一	19.08	《某某》(163)
李加千	18.13	《致广大高三学子》(163)
李嘉鸿	21.26	《春日旅途》(165)
刘明昀	19.24	《与阳明先生交谈》(164)
刘昕瑶	19.19	《高三生活琐记》(165)
卢佳晗	20.32	《同桌》(163)
刘丽荣	18.08	《信念如灯》(161)
刘佳音	20.29	《致曹操》(161)
刘兆堃	20.26	《春晖亭》(162)
刘新艳	18.31	《多些理发,少些“青木”》(162)
马永晟	20.18	《我的老人与我的海》(166)
马芊逸	20.25	《面对孤独》(166)
慕梓	17.33	《我想》(161)
念鸠	20.17	《他》(161)
诺诺	2019	《岁月》(162)
庞孙伶青	20.34	《晨》(161)
秦汉杰	21.12	《青春的时光》(166)

齐楚	20.32	《日记片段摘录》(162)
仇一敏	18.32	《味道》(162)
斯灿	19.24	《岁月流转念师恩》(161)
单梓铭	20.25	《孤独是英雄的勋章》(166)
孙如玥	19.21	《异乡》(161)
商伯岩	20.19	《望海潮》(161)
唐浩洋	20.26	《归属》(161)
唐汐凌	18.15	《逝去的那段日子》(162)
苔藓	20.23	《关于<一个小问题>的小问题》(166)
王君卉	20.18	《于破碎中走出的少年》(166)
王一伊	20.30	《草长莺飞》(166)
王瑞瑄	21.24	《追赶太阳的人》(166)
王怡坤	20.10	《我那绚烂多彩的童年》(166)
王晓航	20.27	《浣溪沙·雪后》(161)
王晓依	19.24	《零点》(163)
王诺诚	20.09	《时间》(166)
王佳欣	2021	《运动青春最美丽》(165)
未央	20.29	《墙》(164)
吴英豪	20.22	《宫粉梅》(162)
徐瑞喆	20.29	《一雨一世界》(166)
云雅	2018	《猴子的火龙果》(163)
杨子涵	20.32	《留一片雪花给自己》(162)
张玮婷	21.35	《如果》(166)
张珈硕	20.17	《莫躺平,空悲切》(166)
张语恬	21.08	《不问终点,全力以赴》(164)
张时雨	19.03	《飞鸟》(161)
张云怡	20.20	《别离是重逢的序曲》(161)
张瑞熙	21.27	《生活拼图》(165)
张若昕	19.21	《敌军围困,我自岿然》(162)
张柏涵	20.12	《檀香扇》(161)
张乐铮	17.29	《蚁思》(161)
张泽骁	19.09	《我的美学初窥》(163)
周春杰	18.08	《为理想献身》(161)
周泽慧	20.31	《时光飞逝》(163)

二月弘毅的二〇二一

3月26日，与2020级部语文组合作，举办第七届“北大培文杯”全国青少年创意写作大赛辅导讲座。

5月16日，举办第三届一中诗词大会现场决赛。大赛从3月下旬着手筹备，4月初举办初赛。

7月11日，二月文学社、鹿鸣诗社换届工作顺利举行。

9月29~30日，文学社参与第33届校运会，负责记者采访和审稿工作。

10月31日，文学社举办新社员入社暨诗词写作讲座。

出版《弘毅》共6期（总第161—166期），刊发作品196篇。

文学社成员张芻元、尚兴辰获第七届北大培文杯写作大赛二等奖。

在《中国校园文学》《美文》《读写月报》等刊物发表作品12篇。

秦崇皓被评为《黄河口文学》2021年度优秀作者。

恒爱信息

王超越 10元

秦崇皓 30元

《弘毅》第165期优秀作品TOP10

《时光请你慢些走》	2020级27班	董文璐
《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	2019级10班	沈珞
《高三生活琐记》	2019级19班	刘昕瑶
《生活拼图》	2021级27班	空空
《别计较太多》	2021级34班	高尚
《三维空间》	2020级24班	小沉
《致林生》	2019级10班	二木生
《新生》	2021级26班	孙知勤
《治愈》	2019级10班	尚兴宸
《流年》	2019级10班	雨然

HONGYI

校园·青春·文学

山东省高中优秀文学社刊
全国示范校园文学社社刊



封面设计：张晓彤

封面国画：周荣伟老师

封底摄影：李明鉴 摄于麻湾黄河大桥